



中國人民文學叢書

保衛和平

馬健翎 著

中國海員工會
★ 圖書室 ★
重慶委員會

新華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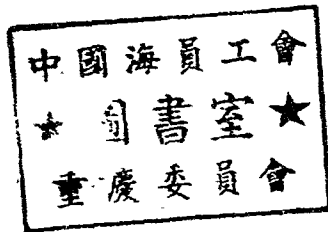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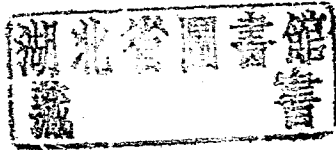
2234.6 / 7728

44817

保衛和平

(又名『一家人』)

馬健翎著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

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時間 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國共會談雙十協定半月後）

地點 華北某新解放區的一個村莊。

登場人物表：

- 老 田 六十幾歲，樸實忠厚勇敢的農民，代表老解放區的人民。（簡稱老）
- 牛 娃 老的小孫子，十三、四歲，聰明伶俐。（簡稱牛）
- 王大嫂 老田的女兒，四十餘歲，是一個艱苦忠厚的農婦，代表新解放區的人民。（簡稱王）
- 拴 虎 王的兒子，十七、八歲，忠實而勇敢的農民。（簡稱虎）
- 玉 蘭 十二、三歲，王的女兒，聰明但很胆小。（簡稱玉）
- 馮大媽 六十幾歲，苦難中鍛鍊出來的老婆子，為人正直，口直心快，堅強不屈。（簡稱馮）
- 馮得明 馮的兒子，三十幾歲，是一個結實而勇敢的農民。被人民選成鄉長。（簡稱鄉）
- 老 曹 老農，七十歲左右，貧苦忠厚的好人，有點癡呆。（簡稱曹）
- 教導員 八路軍的教導員，負重傷，姓劉，三十餘歲，精明能幹，和藹可親。（簡稱教）
- 吳天才 教的特務員，十七、八歲。（簡稱才）
- 隊 長 八路軍的隊長，三十左右，勇敢堅定。（簡稱隊）
- 黨班長 名占魁，二十七、八歲，貧農出身，先是國民黨的士

兵，後來自動參加八路軍，勇敢堅定，當了班長。

（簡稱黨）

兵 甲 八路軍，隊長的特務員。

兵 乙 八路軍士兵。

兵 丙 同上。

兵 丁 同上。

唐政訓員 國民黨反動派師部政治處的政訓員，是一個陰險惡毒、貪財好利的特務，雖然才不過中上尉階級，但在一般軍官面前，臭架子十足。年三十幾到四十。（簡稱政）

衛兵一 唐政訓員的衛兵，十七、八歲。（簡稱一）

陳連長 國民黨反動派的軍官，為人真善，雖然不能說是進步的人，但也不是堅決主張打內戰的人，年三十幾歲。（簡稱連）

衛兵二 陳連長的衛兵，十七、八歲。（簡稱二）

白老五 國民黨反動派軍隊的班長，是一個特務，奸猾狡詐，貪財好利，年三十六歲。（簡稱白）

黨占雄 年二十五、六歲，勇敢直爽，當副班長。（簡稱雄）

田樹高 三十幾歲，農民出身，被拉壯丁，在國民黨反動派軍隊裏當了好幾年兵，一心想弄幾個錢偷跑回家。（簡稱高）

張三 四十歲左右，為人正直，不易受人欺騙，與田樹高等一塊當兵。（簡稱張）

吳 四 三十幾歲，農民出身，與黨占雄一塊當兵，是好朋友。（簡稱吳）

演出場面表：

場次	名目	登場人物	道 具
一 場	行路	老田、牛娃。	簡單行李。
二 場	看女	王大嫂、玉蘭、拴虎、老、牛、馮大媽。	兩個粗盤，一個小筐。
三 場	相遇	老、黨班長。	
四 場	自衛	馮得明、馮。	
五 場	慰問	馮導員、吳天才、牛、玉、老。	拐子、藥布、藥棉、血彩、掛麵、鷄子、小筐子。
六 場	突圍	馮、才、牛、老、黨、馮、隊、兵甲、鄉、虎。	
七 場	搶劫	白老五、黨占雄、田樹高、張三、吳四。	
八 場	報信	馮、虎、王、老。	麻油燈一盞，紅綬槍。
九 場	夜救	黨、老、虎。	血衣一身。
十 場	轉移	王、老、虎、黨、牛、玉、馮。	

- 十一場 佈置 唐政訓員、衛兵一、陳 紙煙。
連長、衛兵二、白、雄、
高、張、吳。
- 十二場 送糧 王、玉、馮。 藥瓶、藥棉、藥
布、麵布袋。
- 十三場 洗傷 王、玉、黨。
- 十四場 審問 政、衛一、白、馮、高。
- 十五場 派孫 老、牛、虎。
- 十六場 取食 王、王、牛、老曹。 饅、麵布袋兩
個。
- 十七場 祕議 雄、吳。
- 十八場 私談 高、張、白。
- 十九場 追子 牛、白、高、張、虎。
- 二十場 急報 虎、老。
- 二十一場 見父 牛、白、高、張、老。 皮鞭子、繩子。
- 二十二場 會兄 王、玉、雄、吳、黨。
- 二十三場 誤會 老、牛、高、張、玉、
雄、吳、毅。 手榴彈。
- 二十四場 反攻 虎、鄉、隊、吳、兵
甲、乙、丙、丁。
- 二十五場 捉奸 政、衛一、雄、高、
張、吳、連、衛二、
馮、鄉、隊。

第一場 行 路

老 （肩披布袋順子上）（唱）（二六）一路上百姓喜洋洋，
漢奸特務着了慌；人民翻身起大浪，八路軍到處放豪光。

（截）

牛 爺爺快到啦吧？

老 牛娃再走二十幾里路就到啦，你乏啦？

牛 我不乏，我是心裏急的，恨不得一下就看見我姑母。

老 我娃不要急，咱把兩天的路都走過去啦，今天這一點路，
說話就到啦。

牛 爺爺，你說我姑見了咱，認得不認得啦？

老 你姑見了我，還許能認得，一定認不得你，她離開咱那地
方的時候，你才不過四五歲，七八年啦，你如今長得這麼
大，她一定認不得啦。

牛 爺爺！咱家還有啥親人呢？

老 咳！你『祖母』死啦！你媽媽死啦，你爸爸大半，咳！大半也不在世啦！咱家的親人，就剩下你姑母一個啦。

牛 爺爺，我心裏常想我爸爸還活着呢。

老 哎！國民黨反動派把你爸爸拉了壯丁，一天不給吃，不給喝，日本鬼子打來啦，他們把咱莊上的壯丁，用一根繩子套着拉走啦，我把他們送到二郎廟灣裏，你爸爸瘦得渾身上下下一張皮，盡骨頭沒肉，他還能活，哎！不在世啦！不在世啦！

牛 爺爺，你再不要說我爸爸不在世啦，我不愛聽。我心裏常想我爸爸回家哩。

老 牛娃，難道說爺爺我，難道說爺爺我還不願意你爸爸他活在世上，（唱）（二六）爺爺半輩受苦難，只生下一男一女在面前；你爸爸教人家拉了去，你姑姑逃難到外邊。

老拖牛下。

第二場 看 女

王 （消瘦，衣衫破舊，但並不髒爛，上）（唱）（慢板四句留）一家人到此地爲了逃難，死不了活不下受罪幾年，幸喜得八路軍除了災患，老百姓從此後能把身翻。

王 （上）（唱）（二六）莊前莊後抓壞蛋，百姓起來除漢奸；即忙回家講一遍，媽媽聽了好喜歡。（截）媽你再不要哭啦，那些害咱們的漢奸壞蛋，如今城裏鄉外大家開大會跟

他們算賤呢。

王 旁人不要人，啥時候把害死你大的仇人大黑狗除了，媽媽我才心甘哩。

王 媽，大黑狗是漢奸中隊長，他在城裏一定跑不了，大家會把他殺了的，等我哥哥從城裏回來就知道啦。

虎 (上)(唱)(二六)城裏殺了大黑狗，消了百姓大冤仇，漢奸壞蛋無處走，要把惡霸都剷除；八路軍來了好比青天大雷一聲吼，受難的同胞出了頭；窮人⁵家有活路，從此後日月光景莫發愁。(截)(進門)媽，咱們的仇人大黑狗，城裏開大會大家訴冤告狀，我把他害死我爸爸的事情也在會上講啦，狗日的還糊支理對，我打了他一個耳光子，我馮婆婆把狗日的臉都抓破咧，大家決定沒收他的銀錢土地給大家分，今天早上把狗日的拉出去槍斃啦。

王 這才是惡人的報應，老百姓除了個大害蟲。拴虎，我們不要忘了八路軍的好處，八路軍不來，咱們的仇報不了還是小事，我常擔心咱們母子活不到頭。

虎 哼，從前漢奸走狗，硬說共產黨八路軍是土匪。殺人放火，我就知道驢日的狗嘴裏掏不出象牙。

王 拴虎，這就好啦，壞人除了，咱們再窮都不要緊，再沒有人要咱的命啦。

虎 媽，共產黨處處給老百姓想辦法，咱們這裏要減租減息呢，所有種地的老百姓，給地主出的租子要減少，放脹吃大利的財主，把利吃的比本還多的就要一筆勾銷，要教咱們受苦的窮人够吃够穿呢。

王 阿彌陀佛，這才是老天爺睜眼呢。咱們窮人也有了救星啦。
虎 媽，現在咱們老百姓起來啦，啥事都是咱們自己管理，狗日的壞驢惡霸，再不能欺負咱老百姓啦，前莊我馮大哥，大家把他選成咱們的鄉長啦。

王 拴虎，我娃往後要好好受苦哩，咱們窮人自己也要爭氣哩。

虎 媽，從此以後我當然要把莊稼當事着務哩，端保咱們能過好光景，聽說共產黨領導許多老邊區，老百姓都把日子過好啦。

王 照你說你外爺家一定過得好。

虎 媽，我外爺家一定過得好，那裏是老邊區。

王 哎！你舅舅教人家拉壯丁啦，你外爺說不定在世不在世，他老人家要是不在世了，一家人就散啦，七八年沒有音信，誰知道成了個啥樣子啦，哎！

王 媽，現在咱們這裏跟我外爺家一樣，都是八路軍的地方，今年就能到我外爺家去啦。

王 哎！兩三天路哩，不容易！

老 （唱）（二六兩句截）東邊訪西邊問，聽人說這就是王家的門。（白）這就是他們的門吧？

牛 是哩，人家指的就是這個門。

老 （在外邊叫）裏邊有人沒有？

王 （聽到老的聲音像閃電似的刺激，聚精會神的一瞪）嗯！？

虎 誰呀？（說着走出門）你找誰呢？

老 你們是不是王家？

虎 是的，你從那裏來？

老 嗯！……（上下打量虎，拖牛進門）

虎莫明其妙地跟着進門。

王當門外老與虎接話時，驚訝地起立靜聽。

老（進門注意王）嗯？……

王（注視老）嗯？……

其他的人注視老與王。

老（聲有點顫）噢，你……你是……

王（哭音）噢！爹爹！（低頭啜泣拭淚）

老 不要傷心，咱們能見面就好。

王 爹爹，你坐下。

老將搭連放在桌子上，打量虎、玉落坐。

王 拴虎，端兩碗開水。

虎下。

王 玉蘭，快做飯去。

玉下。

老 好，娃娃們都長大啦，牛娃這就是你姑。

王 牛娃，到姑跟前來，拿姑把我娃看一看。

牛走到王懷前。

王（撫摸牛頭）我娃長得這麼大啦。

虎端上兩碗開水放在桌上。

王 拴虎，快担水去，玉蘭做飯還沒水哩。

虎 噢。（下）

王 爹爹，我樹高兄弟有信沒有？

老 沒有，七八年啦連一個字都沒有，問也問不上。哎！田樹高，田樹高，不在世的多！？

王 哎！多少人都沒有音信啦！

老 （把周圍看了一陣）你們家裏的人都好吧？

王 爹爹！虎娃大的……

老 嗯！？……他……他……

王 （哭）嗯？……（唱）（二倒板）自那年逃難到這邊。
（啜泣）

老 哎！（難過地低下頭拭淚）他……？

王 哎！爹爹……（接唱慢板）日本鬼隨後就趕來，狗漢奸（轉二六）不要臉把人害；硬拉他修路冬寒天；肚子餓渾身顫，活活凍死大路邊；丟下我母子三人受磨難，叫爹爹你看我可憐不可憐。

老 哎！（唱）（二六）叫女兒沒要淚滿面，聽我把話說心間；雖然聞虎娃大的把命斷，兩個娃娃長成材；只要留得青山在，往後就能把頭抬，傷心事兒數不盡，你把它一件一件都丟開。

王 （接唱）問爹爹我娘在不在？牛娃媽能不能苦等這八年？

老 哎！（尖板）提起了他們好傷慘，不由我眼淚掉下來；自從你兄弟被人拉走出門外，把你娘哭得兩眼睜不開；日本鬼到來不要臉，拉走了牛娃媽好幾天；有一日她回得家來淚滿面，抱住牛娃我問她，她不語，我叫她，她不言；她把牛娃的衣衫補了半晚，雞叫了她……她……吊死在房門前；你的娘亂碰亂叫她看不見，一口氣換不上來她……她

再沒有起來。

王（放聲大哭拉合場）聽一言把人的肝胆疼爛，我……我的老娘……我……我的好弟媳……哎，……你們死得好可憐；鬼子漢奸把人害，要見親人難上難；我把爹爹一聲喚，你二人一老一小怎樣的活下來？

老 噫！（唱）（二六）眼看看百姓們走頭無路死難免，八路軍西邊打過來；他們爲人民能除害，受難人跟他們一同打仗翻了天；把日本鬼子趕得遠，鑽到城裏不出來；共產黨處處把民愛，減租減息發動生產窮人們一個一個日月光景過得好起來；我也算抗日家屬受優待，大家給我代耕田；我還種了地一片，我二人沒有受可憐；你母子三人從今以後展開愁眉換笑臉，你看咱八路軍，趕走日本、打倒漢奸、扶持老百姓大家喜歡，虎娃媽從此後再也不會受可憐。

馮（提一小筐上）（唱）（二六兩句截）如今的雞蛋真難買，前莊跑到後莊來。（站定叫）虎娃媽！

王 噢，馮大媽，（出門）做啥呢？

馮 我有點事哩。

王 到屋裏坐一坐。

馮 對，進屋裏給你說。（進門看見老，很奇怪地）

王（隨馮進門）馮大媽，他是我娘家爹爹來啦。

馮 噢，從上邊老邊區來的？

老 是的。

馮 喲，這可是你們的大喜臨門啦，悽惶的幾年都沒見親人，

如今才看見親人啦。（向老）走了幾天？

老 走了三天。

馮 哎，你們那裏的人真有福氣，共產黨八路軍到得早，我們這裏硬硬比你們多受了幾年罪。

老 老大嫂，你們也有福氣，如今八路軍把鬼子趕跑啦，打倒漢奸，老百姓就能翻身的。

馮 可不是嗎，老百姓都起來啦，這幾天我們大家跟漢奸算賬哩！（向王）虎娃媽，咱們的仇人大黑狗，現在大家把他的罪孽都講出來啦，我在人前大衆把他罵了一頓，你看他還給我瞪眼哩，恨得我把驢日的門面都給抓爛啦，今天早上就把他拉出去槍斃啦！（向老）哎，老人家我們這裏的人，這幾年把罪受到底啦，如今要伸冤報仇哩，老百姓一跳三尺高，簡直要把天頂開窟窿呢。

老 是的，我們不能把漢奸走狗輕饒了。

馮 老人家，我家幾輩子受窮，在人家手裏活着哩，我老漢就是窮死的，這幾年更是七難八過的，老鼠鑽在炕洞裏啦，把世事一滿看的是黑的，如今一下就眼明咧，你看，我娃是個受苦的莊稼漢，大家把他都選成鄉長啦。（向王）虎娃媽，再不要哭啦，你看我這麼大的年紀啦，打算好好的活幾天哩，咱們窮人的好日子在後邊哩。

老 老大嫂，你說得對，我們顧不得傷心，我們要爭取過好日子。

馮 哎！你老人家一句話就說到根上啦。

王 馮大媽，你坐下說話。

馮 哎！看我，只顧了跟你們說話呢，把正事都忘啦，你們有雞蛋沒有？

王 沒有，我們的鷄叫漢奸軍隊抓的吃完啦。

馮 那裏都一樣，我前莊跑到後莊，誰家都沒有雞蛋，不是我
要吃，咱們八路軍的一個教導員帶花掛彩咧，在我家裏養
病哩，咱們鄉下啥都沒有，就是個米湯麵，麵米湯，我實
在心裏不得下去。

牛 教導員姓啥？

馮 姓劉。

牛 是不是他的特務員叫個吳天才？

馮 是的。

老 （吃驚）嗯！劉教導員掛彩啦！

馮 是麼，傷還太重的！

老 老大嫂，劉教導員實在是個好人，他從前就在我莊上住，
我們熟得很，日本鬼子投降啦，不給咱八路軍繳槍，他才
帶上弟兄打出來的，他的學問好，滿肚子文化，那麼大的
本事，那麼大的官，自己給自己種菜吃，一點架子都不
擺，誰都愛跟他拉話。

馮 人家就是好，一點脾氣都沒有，見了人不笑不說話，哎！
我這走到那裏，一說話就扯得長啦，我趕快要回去哩，
好，你們在。（說着就出門）

王 （送馮出門）馮大嫂，常轉來。

馮 我來呀，你快回去招護老人家，我常來哩，還送啥哩，快
回去。（下）

王進門。

老 今天黑啦，明天買一點東西，看一看教導員去。

牛 我也要去呢！

老 對。

玉 （跑上）媽，飯做好啦。

王 爹爹，到裏邊吃飯去。

老 好。

王 （拖牛）牛娃跟姑到裏邊吃飯。

玉 （很親熱地拖牛的另一隻手）走，牛娃，咱們吃飯走。

齊下。

第三場 相 遇

黨班長背步槍雄赳赳地上。

黨 （唱）受難的人們都解放，百姓到處鬧嚷嚷；反動派真把良心喪，南邊上來耍強梁。（截）（往下走）

老 （手提小筐，內有掛麵鷄蛋，趕上叫黨）黨班長，黨班長！

黨 （扭轉身一看）噢！老田！（即忙上前親熱握手）你老人家怎麼到這裏？

老 我看我女兒。

黨 噢，你女兒就在這裏，你現在到那兒去？

老 我出去買點吃的東西，黨班長，咱們真有辦法，一出來就打勝仗，老百姓們真高興。……

黨 老人家，氣人的事情還多着呢，咱毛主席親自到重慶跟老

蔣把和平民主團結的大事商量好啦，現在國民黨反動派竟然開來大批軍隊，前天強佔了咱們從日本鬼子手裏奪來的幾個地方。

老 這不對，不能讓他們佔。

黨 咱們爲了不打內戰，爭取和平，都是自動退出來的，老人家，你不知道，老百姓可不願意呢，非要咱們打不可，費了很大的勁，才把老百姓勸住。

老 教我就不願意，誰願意壞人欺負自己。

黨 就是的，反動派把那些地方的老百姓欺負得真不像話，今天他們又有動靜，聽說他們跟日本鬼子漢奸軍隊合在一起打咱們，狗日的壞透啦！

老 非打不行，黨班長，咱們不能讓。

黨 是的，反動派跟日本鬼子漢奸是一路人，再要向咱們進攻，咱們就要自衛，非把他們趕出去不可。

老 對，趕出去！

黨 老人家我趕快要到隊部去呢，再見。

老 好，明天我看你來。

黨 好。（下）

老 （忽然想起）黨班長，黨班長！

黨 （折回）老人家……

老 我問你一句話，教導員是怎麼受傷的，不要緊吧？

黨 哎！我們從你們那裏打下來，城裏的日本鬼子漢奸軍隊，死守不退，還說國民政府把他們編啦，他們是中國軍隊，罵咱們是土匪，真把人氣得兩眼生火，非要把城攻下不

可，隊長在西邊打，教導員在東邊打，狗日的鬼子的大砲機關槍可厲害呢，衝了幾次不得過去，教導員帶彩啦，渾身都是血，臉白得跟一張紙一樣，躺在地上，大家都慌啦，正沒辦法，他一跳起來，喊了一聲衝上去，大家的血都變成火啦，一口氣跟他衝上去，把賊驢日的打了個落花流水，老人家，鬼子跑啦，咱們的教導員也倒啦，我們把他扶起來的時候，才看見他腿上也帶花啦！

老 （很擔心地）人不要緊吧？

黨 人還不要緊，現在養病着哩，人扶着還能起來。

老 噢，那就好，那就好。

黨 好，老人家，我走啦。

老 好。

黨下。

老 哎！（唱）（二六）八路軍爲民把血流，他本是日本鬼子漢奸走狗的死對頭；百姓們都要跟他們走，管教他反動派難以保留。（下）

第四場 自 衛

鄉 （唱）（二六）窮人翻身天地動，幾年冤仇要算清；八路軍打開新世界，共產黨本是引路燈。（截）媽！

馮 （正在扞麵哩，手上有麵，衣服上也有麵，上）得娃，你說啥呢？

鄉 我開會去哩，怕一時不得回來，飯留下，不要等我。

馮 得娃，媽問你一句話，今天早上教導員把他的書本子，還有些零碎東西包了兩個包子，叫吳天才送出去啦，我忙得還沒顧得問呢，是不是他要搬家？

鄉 媽，你還不知道，現在風聲不好，國民黨反動派聯合日本鬼子漢奸軍隊要向咱們進攻哩，我們開會，就是佈置民兵自衛軍，非跟他們幹一下不可。

馮 哼！他們看見咱們好活啦，又想來欺負，不行，我們不能讓！

鄉 媽，打起來，我要帶領民兵，跟他們拚命！

馮 得娃，拚命！媽活了這麼大的年紀，好容易看見咱們窮人有活路啦，不能讓壞蛋再欺負咱們。

鄉 對，媽說的對，我們現在明白啦，再不能受人壓迫，如今咱們老百姓也不是好惹的。

馮 對，我們人多，誰也不怕。

鄉 好，你回去，我走啦。

馮 給大家說咱們是自己爲自己，不能讓壞蛋來。

鄉 對。（下）

馮 （看鄉下）哎！（唱）（二六）反動派真可氣，無故又來把人欺，如今不能跟從前比，老百姓也不是好惹的。（下）

第五場 慰 問

吳天才扶教導員上。

教 （臉色蒼白，左臂無力而不能動，右腿裹藥布，右臂窩挺

拐杖上) (唱) (二六) 昨晚隊長對我講，反動派還是太猖狂；心有事難躺病床上，我出得院來晒太阳。(落坐)

牛 (唱) (二六兩句截上句) 跑得快來走得歡。

玉 (接下句) 來到馮家大門前。(把牛抓住) 到啦。

牛 就這個門？

玉 嚶。

二人進門。

牛 (一見教，很高興地) 教導員！(撲到教懷前)

玉進門後生疏而又不好意思地站在一旁。

教 (很歡迎地撫牛頭) 小鬼，我知道你要來的。

牛 你知道我來啦？

教 我知道，馮大媽昨天告訴我的。

牛 (很難過而表同情地，端詳教的臉色) 教導員，你的臉白得很，傷好了沒有？

教 不要緊，快好啦。(向牛問玉) 她是……？

牛 教導員，她是我的姑表妹妹呢。

教 噢！(向玉) 好孩子，來來來。

玉不好意思地走到教跟前。

教 (摸玉頭) 你叫什麼名字？

玉不好意思地低頭微笑。

教 你怎麼不說話？

牛 她叫玉蘭。

教 噢，玉蘭。玉蘭還害羞哩，不好意思。

牛 教導員，來的時候，她說她不願意見你，她說她怕隊伍

呢。

玉（對牛很高興地）誰給你說，不要胡說。

教 她當然害怕呢！日本鬼子漢奸軍隊，把老百姓欺負怕啦，咱們八路軍才來了幾十天，他們還不慣呢！（向玉）玉蘭，牛娃來了，你認得認不得？

玉（漸漸慣了）認不得，連我外爺都沒認得。

教 現在你把我認下沒有？

玉 認下了。

教 我是誰？

玉 你是教導員。

教 好的，（向二小）我現在病着呢，你們常來玩，好不好？

牛、玉 好。

牛（高興地想問教導員一句話，連說帶抓）教導員！（兩手抓教兩肩）

教被牛觸到左臂痛處，本能地推開牛，手按痛處，咬牙吸氣。

才 小鬼，不敢在那裏動，那裏是傷口。

牛（難過，而且不好意思地）教導員，我不知道。

教（立時笑臉，摸牛頭，安慰地說）不要緊，不要緊，咱們談話吧！你還在學校裏念書吧？

牛 念着呢！

教 先生給你們講現在的事沒有？

牛 講哩。

教 我問你幾個問題。

牛 對。

教 玉蘭，我問你們幾個問題，看你們兩個誰能答上？

玉 好。

教 對。（想）你們說那些人是壞人？

牛 日本人、漢奸、特務、國民黨。

教 （向玉）你說對不對？

玉 對着哩。

教 對着哩？

牛、玉 對着哩。

教 有的對，有的還不大對，你們再想一想。

牛 （自言自語）有的還不大對？

教 漢奸不成問題是壞人，特務也是壞人。

牛 我想起啦，日本的軍閥是壞人，日本老百姓還是好人，是不是？

教 （向玉）你說是不是？

玉 你們說是就是。

教 那麼國民黨是不是都是壞人？

牛 哎，國民黨反動派頑固分子才是壞人。

教 哎，這就對啦，國民黨裏也有好人。再問一個，你們說世上最多的好人是什麼人？

牛 共產黨。

教 不是。

玉 八路軍。

教 不是。

牛 （想，自言自語地）最多的好人？

教 哎，最多的。

玉 教導員，咱們共產黨八路軍很多，都是好人，爲啥不是？

教 共產黨八路軍都是好人，不能說是最多的。

玉 那你說最多的好人是什麼人？

教 最多的好人是做莊稼的、做工的、男的女的……

牛 （被教的話提醒，急得把教口按住）我知道啦，我知道啦，最多的好人是老百姓。

教 （高興地拍牛頭）哎，世上最多的好人是老百姓，共產黨也是老百姓，八路軍就是老百姓拿槍桿子保護老百姓，連反動軍隊裏的當兵的都是老百姓，都是好人。

牛 （向玉誇）看，我猜着了，你可沒猜着。

玉 人家教導員點出來了，你才猜着的，看把你還能的，你不說，我也會說呢！

教 你們都猜着啦，都是好的。

玉 （向牛）咱們該回啦。

教 再玩一會，忙啥哩。

牛 等爺爺來了一塊回。

教 對，再等一會。

玉 我不敢，轉的工夫大了，我媽要罵我哩。

牛 不怕，有爺爺哩。

玉 咱們回去走一轉再來麼。

牛 好。

教 那你們可一定要來呢！

牛、玉 對。（走出門）

教 一定要來呢？

牛、玉 （往下走着應）哎。（下）

教 （看兩個天真的孩子下去，有所感慨）（唱）（二六）小孩子聰明伶俐真可愛，好人壞人能分開；但願得和平民主早實現，把這些中華的兒女培養起來。

老 （提掛麵雞蛋上）（唱）（二六）反動派南邊開兵到，恨得人咬牙氣難消。（進門）教導員。

教 哎，老人家。（掙扎起立）

老 （連忙上去阻止）哎……你不要動。（壓教）你不敢動。

教 好，（向才）給老人家找個坐的。

才 （取襪放在一邊）

老 沒有啥好東西，天才（遞筐）把這給教導員放下。

教 老人家，看你這是……誰教你花錢買這些東西，不敢這樣。

老 這能花幾個錢，又不是啥好東西，天才，收下。（把筐子放在桌上）（端詳教導員的臉色，担心難過的口氣）教導員，你的臉色不好看，傷很重吧？

教 老人家，傷不算太重。

老 你要當個事，好好息養呢。

教 不要緊，我想再有一個月就差不多啦。

老 無故要小心，不敢大意。

教 老人家，你的精神真好，聽說你還是走來的。

老 我好着呢，你該知道，我還能受苦種莊稼哩麼。

教 老人家，你看這裏怎麼樣？

老 好麼，城裏城外搞的紅火熱鬧，咱們到那裏那裏的老百姓就自由解放啦。

教 哎！本來日本鬼子投降啦，中國勝利啦，大家應當高興，現在國民黨反動派還是胡行亂爲，到處進攻我們……

老 教導員，你提起啦我正要問你一句話哩，聽說國民黨反動派從南邊開上來，咱們給讓了幾個地方，這我實在不贊成。

教 隊長昨天晚上到這裏跟我談了半夜，爲了爭取和平民主，讓一讓是對的，我們盡量的避免打內戰。

老 世事能太平當然好，和平要跟好人和平呢，壞人跟狼一樣，貪心不足，你越讓他越能，你給他掏出肝花他還要你的心。

教 我們要能忍能讓，那怕吃一點虧，如果能把大局變好，也是應當的，老人家，中國萬萬再不能打內戰啦，再打內戰，日本就要拾頭，咱們老百姓太苦啦。

老 我給你說，反動派的心偏着哩，不講道理，他們只管打進來，你該怎麼辦？

教 當然，他們要是不聽勸說，霸佔爲王，要我們的命，那我們就要保衛和平，打倒這些打內戰的壞傢伙。

老 對，非打不可，現在咱們有共產黨八路軍，老百姓不能叫人隨便欺負，我心裏有個底兒哩，壞人打不倒，世事好不了。

教 你說的道理是對的，辦法不對，你的意思是不是非打不可？

老 就是的。

教 老人家，不打仗世事也能好。

老 不打仗，壞人倒不了，世事怎麼能好麼？

教 能，你看，這幾年咱們共產黨堅持團結，堅持抗戰，現在就得到勝利啦，如今咱們堅持和平民主，也一定會勝利的。

老 教導員，我們老百姓，白日黑地盼望和平哩，我擔心的是，壞人除不了，他給你常做壞事，世事永遠也好不了。

教 老人家，和平了還要民主呢，民主就是咱們中國要成立毛主席所說的聯合政府，不讓國民黨一黨專權，咱們共產黨，還有其他黨派的好人，國民黨的好人，大家合起來辦中國的事情，老百姓選舉好人給自己辦事，壞人想做壞事，老百姓不讓，大家通不過，他就做不成，到了那時候，老人家，咱們中國就有辦法了。（唱）（二六）共產黨堅持抗戰打日本，因此勝利才來臨；如今又堅持和平民主為百姓，努力爭取不放鬆；不打內戰萬民幸，大家參加政府不讓壞人把壞事行；不怕那反動分子聯合日本鬼子漢奸軍隊橫行霸道糊掙命，到頭來管教他們垂頭喪氣臉發紅；毛主席他把世事早算定，中國前途有光明；只要咱人民大眾團結一致向前進，和平民主定成功；到那時中國真強盛，四萬萬，老人家，四萬萬同胞快樂安寧。

老 （接唱）聽了你的話兒我真高興，我把世事看分明；中國百姓有福份，自己有了大救星，毛主席說話有分寸，他句句話兒不放空。（截）

隱約聽到槍聲。

教 老人家，你聽……

老 槍聲，槍聲，……這又是……

第六場 突 圍

黨 （在內緊張地喊『教導員』大步上，進門）教導員！

教 什麼事？

黨 咱們只管退讓，只管交涉勸告，反動派竟然暗暗地調兵遣將，聯合日本鬼子漢奸軍隊，向我們進攻，現在我們已經開始抵抗了。

教 我們要堅決自衛！

黨 情勢不大好，隊長教你準備，我帶一班人在這裏警戒。

教 （低頭發恨）哼！雙十協定把半個月都過去了，還是這樣的反動。

馮 （從裏邊自言自語地出來）那裏響槍哩，這是啥事麼？

黨 老人家，反動派跟我們打開了。

馮 教導員，你看國民黨反動派講理不講，日本鬼子在這裏七八年，他們鑽到老鼠洞裏不見面，如今咱把鬼子趕跑啦，老百姓正好活啦，他們又來欺負人，這是啥道理麼？……

教 反動派不願意老百姓好活。

牛 （內喊『爺爺』急跑上，進門抓老）爺爺，打頑固分子哩，人家給咱軍隊送飯送湯，我姑母也送去哩，叫你快回去。

老 我送去。（攆出門）

隊長在內緊張而大聲地喊：『教導員！』

老、黨、馮 隊長來啦。

隊（急上，兵甲隨之）教導員，你昨天晚上估計的很正確，反動派聯合日本漢奸軍隊向我們猛烈進攻，現在我們已經被包圍啦。

教、黨、老 嗯！

黨 上邊有命令，我們要暫時退出去，情況很不好，我們要衝打出去，傷病員都得隱藏起來，你要另找一個穩妥地方。

鄉（內喊『隊長！』急上，進門），隊長！我把那幾個傷兵安插好啦，教導員要另找個地方住，他在這裏住，知道的人太多。

虎（內連聲喊『鄉長！』急上，進門）鄉長，聽說還有受傷的同志可以到我家裏住。

鄉 對，你們左近沒有人家，後邊有一個地窖，教導員，你就到他家裏去。

教 他是……？

老 教導員，他是我的外孫，你到我女兒家裏住，我們招護你。

教 那就好。

此時槍聲較近而密了。

兵乙（內喊『報告！』急跑上，進門）報告隊長，石炭溝敵人的兵力很强，李排長要求增援。

隊 石炭溝是很重要的地方，要是把敵人擋不住，我們就沒法子從北邊衝出去。

黨 報告隊長，我們這一班人到那裏去。

隊 （緊握黨手）黨占魁同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任務，絕不能讓敵人衝過來。

黨 是！

隊 好，快去！

黨 是！（急下）

兵乙隨黨下。

教 吳天才！

才 有！

教 你跟隊長去！

才 是！

隊 教導員！這裏老百姓，堅決保衛家鄉，民兵要幹到底，我們很快就要來，現在形勢緊急，我們就走啦。

教 （很嚴肅地）隊長！我們這一次的經驗教訓太沉痛了，要明白，反動派是最殘暴、最無恥的，我們什麼時候都堅持和平民主團結，但是，反動派聯合敵人偽軍，危害國家民族，欺負老百姓，我們絕不能寬容，要堅決打擊，我們要堅決保衛和平！

隊 好，（目掃應去的人）走！

才、兵甲，拉出槍先出門，隊跟着，鄉隨隊出門，老、馮、牛送出門。

隊 我們不久就會來的，教導員要全靠大家招護……

老 你放心，隊長，我們絕不能讓教導員受症。

隊 好！（向大家敬禮，急下）

鄉 媽！我們民兵也要去，我們就在這周圍呢！反動派再厲害，死都不能教他們知道教導員的地方。

馮 （沉痛慷慨地）得娃，媽我幾十歲的人啦！如今好容易看見咱們窮人有了救星啦，死了也够數啦，你放心，媽我不能做出對不起大家，對不起兒女的事。

老 對，我們這一輩子人把命捨出來，要教我們子孫萬代，永輩子不受人欺負。（向鄉）鄉長你只管去，放心！

鄉 好。（急下）

槍聲更逼近了。

老 拴虎，快把教導員背上走！

馮 繞背路，不要教人看見了。

虎背教出門，老、牛隨下。

老 （囑馮）老大嫂，把屋裏應收拾的收拾好。

馮 對，你們要小心。

老、虎、牛下。

馮下。

第七場 搶 劫

在槍聲中，一陣打罵斥責，男婦小兒驚叫哭喊聲後，走上反動派的一班人來，內有白老五、黨占雄、田樹高、張三、吳四，除張三而外，其他的都拿着從老百姓家裏搶來的東西，包袱，被褥等物。

白 黨占雄！

雄 有。

白 你跟張三到那前邊看看，看那拐灣子裏有啥沒有？

雄 是，（同張三走到下場口探望了一下轉回）什麼都沒有。

白 好！咱們就坐在這裏憩一憩，（向吳四）你給咱瞭哨着。

吳 對。

其他的都無次序地落坐。

高 八路軍就是厲害。

白 （不高興地把高瞪了一眼）哼！

高 你看，咱們這麼多的人，到底人家打出去了。

白 少說幾句成不成？

高 對。（翻看自己搶的東西）

白 你們真是些瓷錘，死墜着不很快的跑過來，往後要是咱們的軍隊把啥地方佔了，切記往前跑，搶人要先下手，遲了就輪你娃咬乾骨頭哩。

高 班長，你看，我一進門就看見這麼好的被子，順便拿上就跑。

白 你就光光拿了一塊被子？

高 這是一塊好被子。

白 你才是個瓷錘，好被子，我給你說，以後看見誰家家裏有好被子，你就開櫃子，能蓋好被子的人家，櫃子裏值錢的東西多哩。

高 真的你說的對，我再走一趟。（說着起立要走）

白 算咧，算咧，以後再看。

雄 鄉下老百姓，窮的多，沒有啥好東西。

高 我滿想咱們到城裏去，偏偏又是個鄉下。

雄 那些日本鬼子兵又進城啦。

高 日本鬼子兵，我總看着不順眼，還是人家佔強，有錢的地方咱去不上。

白 田樹高，我看你想發財想得頭都昏啦？

高 好班長哩！我家離這裏兩三天路，老人，婆娘娃，不曉得窮成個啥樣子啦，弄幾個錢好見面麼。

白 你好好幹，跟我，你不要怕沒錢花。

高 班長要多照顧呢。

白 那是自然的。

 後台吹集合號。

吳 集合啦！

 大家都起立。

白 到地方，你們要把東西都交給我，我給你們發錢。

 大家並不表示願意，也不敢表示不願意，隨着白齊下。

第八場 報 信

馮作黑夜行路狀，摸着上，走到中台，摸着門，向周圍細聽一陣後才輕輕的用手拍門。

庚驚怕地悄悄上，聽動靜。

馮比較重的拍門。

庚更驚，兩手作壓門狀，很緊張地。

馮 （低聲）玉蘭！

虎將耳貼門聽。

馮（比較高聲）玉蘭！

虎 馮大媽？

馮 是我，快開門。

虎 媽！我馮大媽來了。（說着將門開開，讓馮進去，關門）

王端油燈一盞與老上。

王 馮大媽，黑天半夜你來有啥事哩？

馮 我給你們說幾件事，拴虎不敢留在家裏，前莊的年青人，反動派都拉了壯丁啦。

王 噫！

馮 還有，石炭溝咱們八路軍打死他們許多人，咱們也死了幾個，天黑的時候，有人看見一個帶傷的八路軍，爬到山神廟背後那一塊大石頭下邊啦，渾身都是血，他們說好像黨班長。

老 噫！黨班長，馬上要救回來，明天就完了，拴虎，走！

虎 我一個去！

老 不行，你一個不行，這些弟兄，他們都認得我，我非去不可，拿上個啥東西，快走！

虎（順手拿起紅纓槍）走。

老 要避開大路。

虎 幾條小路呢！我都熟悉着呢！

老 走。

馮 我也回。

老（阻止馮）老大嫂，我們走了你再走，人多了不方便，

(向虎)咱們走。

虎開門，與老出門，靜聽一會。

老 (轉身向在門口的王)把燈吹滅，等着。

老、虎二人摸着下。

王關了門。

馮 虎娃媽，牙咬緊，等着。咱們八路軍會來的。

王 馮大媽，要想法子弄吃的哩，我家裏滿沒糧咧。

馮 不怕，有我哩，我能找上人呢，人人都愛八路軍，大家會想辦法的，糧有我給你送，好，我就走啦，(唱)八路軍對咱百姓好，人人對他把心操；米麵糧食會送到，大家拾柴火燄高。(白)好，你等着，我就走了。

王開門。

馮出門下。

王 (關門)哎！(唱)(二六)反動派太可氣，無故來了把人欺，我把門兒緊關閉，盼望他三人平安轉回。(下)

第九場 夜 救

黨 (內叫尖板)(唱)昏昏迷迷如酒醉，(蓬頭，擦傷臉，渾身有血斑，右腿裹軍衣，用縛腿緊纏，皮帶裏插一顆手榴彈，雙手血染，兩手緊握步槍，一撲出來，顛跛幾步，用槍支住，瞪兩眼，模糊張望，渾身抖戰，跌倒，掙扎起來，接唱)天黑地黑滿眼黑；東張西望那裏去，^穿南北不分好着急；今夜晚喝不上幾口水，大料我命難保的；渾身無

力往下墜，（又幾乎跌倒）恨不得插雙翅。（截）空中飛。

（跌倒在中場）

老與虎摸着上，虎在前，老在後。

虎（低聲）再轉過一個彎子就到。（往前撲，足碰黨身）

黨（猛坐起，大喊）誰？（緊握槍警惕着）

嚇得老、虎後退幾步。

黨 誰？

老（低聲）黨班長！

黨 嗯？

老 黨班長，是我。

黨 嗯？

老 黨班長，我是老田。

黨 老田？

老 是我。

老、虎將黨扶起。

老 黨班長，我們措你來了。

黨（左手緊抓老）老田，我……我……（說着支持不住，又倒下去，步槍還在右手緊握着）

老、虎又將黨硬扶起，叫不應。

老 他支持不住了，快措上走。

虎把黨的手榴彈裝在自己腰裏，措黨。

老（剝開黨的手指，硬把槍從手裏拿過來，將黨往虎背上扶）
黨班長，牙咬緊，不敢出聲，走！

二人高一腳低一腳的摸着下。

第十場 轉 移

玉 (上)(唱)(二六)爹爹拴虎還不到，全家老少好心焦；開開門兒(開門)往外照，黑夜漆漆路難瞧。(截)

(張望靜聽，忽聽有人來，躲進門去)

虎 (措到中場，氣喘喘地)到啦。

王 (幾乎是跳出來)拴虎！

虎 快到屋裏點燈。

王進門點燈。

虎措黨進門。

老 (向周圍注意了一下，進門關門)措到地窩裏。

虎措黨下，老隨下。

王走到門前，細聽一陣。

牛、玉悄悄地上。

玉 媽，回來啦？

王 回來啦。

牛 是不是黨班長？

王 我沒有問。

牛 我進去看一下。(說着就要往下走)

王 (拉住牛)不敢去！

牛 姑，黨班長跟我們熟得很，常幫助我爺爺鋤草哩，我要去看呢！

王 好！咱們都去。

王、牛、玉往下走了幾步，老出，把他們擋上來。

老 虎娃媽！地窖太小，住不下，拴虎不敢家裏留，我們住在這裏也不方便，黨班長傷很重，只好留在這裏，你們要滾湯滾水好好的侍候，翻過這一架山。（指）拴虎說有兩面破窰，我們商量好啦，教導員、我、拴虎、牛娃，今天晚上連夜就要搬到那裏去。

王 分開好，就是那裏沒有做飯的鍋灶，湯水不方便。

老 躲難哩，顧不了許多，教導員養了幾十天啦，還能對付，飯要家裏送哩！

王 也好！

老 虎娃媽，黨班長交給你啦，山上的人也全靠你，那怕反動派要了我們的命，也不能叫教導員黨班長受一點症，虎娃媽，我們要對得住我們的恩人，要對得起你死了的丈夫，對得起你死了的老娘。（唱）（急攔頭一句轉二六）虎娃娘，你聽我把話講，反動派他本是漢奸狗狼；救苦救難共產黨，八路軍為百姓流血受傷；黨班長要你多保養，教導員有我在身旁；大恩大德不敢忘，對那些反動派死不投降。

王 （接唱）爹爹只管寬心放，我的心中有主張，只要我還在世上，絕不讓八路軍受災殃。

虎扶轎上。

教 （唱）（二六兩句截）黨占魁英勇把敵擋，他為大家負重傷。（向王）黨班長的腿傷很重，王大嫂，我把藥留下啦，你們要用開水把爛的地方洗淨，把藥洒在上面裹好，

這是很要緊的，千萬要記着。

王 好，我記下了，教導員，你要好好息養你的病。

教 王大嫂，你們是我們的恩人。

王 哎！你們是我們的恩人。

老 教導員，我們是一家人。

教 是的，我們是一家人。

老、王、虎 一家人。

教 一家人。（相互表示親切感激的笑容）

老 好，咱們走。

虎 走！（指教下）

牛隨虎下。

老 （最後出去，轉身向送出的王）虎娃媽，黨班長交給你啦，教導員的話記牢，要給他洗傷。

王 爹爹我記下啦！

老 要小心。（追下）

王 哎！（唱）（二六）八路軍早把壞人趕，大家就不把心担；轉面我把玉蘭喚，你不敢對人說實言。

第十一場 佈 置

唐政訓員帶衛兵一上。

政 （唱）（二六）心中可惱八路軍，華北大半到手中；多虧上邊抓得緊，聯合日本內外政；師部裏命我下鄉鎮，到鄉下我是爲王人；越思越想越高興，不知不覺進了村。（截）

一（向下場門喊）哎，這裏是不是連部？

二（上）這就是連部，你們從那裏來的？

一 我們從城裏來的，回去報告你們連長，就說師部唐政訓員要見。

二 是。（下）

陳連長帶二上。

連（看看『政』）政訓員！（敬禮）

政把連斜視了一下，很傲慢地，向一使了個眼色，進門。

連（也隨着進門，讓政坐下）（白）唐政訓員，你是……？

政 師部專門派我到這裏來的，你沒有接到通知嗎？

連 接到啦，早上就接到啦。

政 這裏隱藏的八路軍，共產黨，你們調查得怎麼樣？

連 現在沒有搞出什麼。

政 上邊有情報，這裏有好幾個傷病員，還有一個重要幹部劉教導員，沒有跑出去，聽說八路軍在的時候，他在鄉長家裏養病。

連 我們也正在調查，從老百姓口裏，什麼都問不出來麼。

政 哼！你的經驗還少，選一班人給我，我就不信把老百姓還沒辦法。

連（向二）叫第一排第一班到這裏來。

二 是。（下）

政 陳連長，營長說你的心太善啦。

連不語。

政 這一班人，裏邊的成份怎麼樣？

連 班長白老五上邊派來的，當然不成問題，副班長黨占雄，從前他的哥黨占魁也在這裏當兵，去年春上進攻八路軍陣亡啦，因之他對共產黨有仇恨，也可靠。

政 嗯！有這麼兩個人在這裏就好辦。（得意地）哼！日本宣佈投降的時候，這華北一帶，滿是共產黨八路軍，眼看這半個天下完啦，上邊真有計劃，聯合日本，改編偽軍，共同進攻奸軍奸黨，真是妙不可言，大家都很高興吧？

連 許多士兵都知道毛澤東跟蔣主席談好啦，中國要和平，好多人在下邊吵鬧，不願意打仗。

政 這你可要注意，說這些話的人，抓起來，殺他幾個，我們一定要消滅共產黨，我們有美械化軍隊，美國幫助我們，我們要一直打下去，打他一個亂七八糟，不能讓雙十協定成功。

白老五內喊：『報告！』

連 進來。

白 （帶一班人站立外邊，進門）報告，第一排第一班全到。

連 （向政）好，咱們出去看一下，（與政走出向衆）這是……衆立正。

連 （點頭）稍息，這是師部的唐政訓員，到這裏有公事，你們這一班人，暫時歸他領導，要絕對服從。

白 是。

連 （向政）政訓員，給他們講幾句話。

政點頭走前來。

白 立正！敬禮！

政掃視大家，微微點頭。

白 禮畢。

政 這一次進攻奸軍奸黨，我們勝利啦，你們都有功勞。上邊有情報，這個地方隱藏有共產黨、八路軍、有幾個傷病員，師部專門派我調查，要把他們捉拿懲辦，你們要聽我指揮。

白 是。

政 你們要知道，這些奸軍奸黨，根本就是土匪，殺人放火，不要老子不要娘，是民族敗類，是我們的大仇人，非消滅不可。

白 是。

政 那一個是姓黨的？

雄 有。

政 你叫黨占雄？

雄 是。

政 你的哥哥叫共產黨殺啦，是不是？

雄 去年進攻八路軍，我親眼看見我哥受傷，倒在地下，晚上我去找，連屍首都不見啦。

政 那一定是共產黨活埋啦，共產黨不曉得活埋了我們多少好兄弟，記着，要給你哥哥報仇。

雄 是！

政 白老五！

白 有。

政 你帶幾個人，在莊外周圍活動，進來的人要檢查仔細，一概不准這莊裏人出去。

白 是。

政 黨占雄。

雄 有。

政 你帶幾個人在村裏經常遊轉，觀察來往人的行動。

雄 是。

政 好，詳細的辦法，回頭在下邊談，最重要的是一句話，
（語氣加重）絕對服從命令！叫你們幹什麼就幹什麼，幹好了有賞，誰要有一點含糊，就不要想活。

白 是！

政 （向連）最好把他們的長槍換成短槍。

連 好。

政 我們在那裏住？

連 咱們前後莊分開住好，這是前莊，你們住到後莊。

政 也好。

連 （向白等）你們下去就搬家。

白 是。

連 （向政）先到下邊吃飯。

政 好。

連、政下。

白 敬禮

連、政點頭而下。

白 （見連、政下去，轉過身，喜眉笑眼地）哎，你們該聽見啦吧，這是好差事，端保有錢花。（登時擺架子，沉着臉）不過，大家要聽我的話，誰要不好好幹，不服從命

令，送了命可不要怨我，是不是？好，下去搬家，

白與衆齊下。

第十二場 送 糧

王手拿棉花紗布藥包等上，玉端麻油燈一盞隨之。

王（唱二六）黨班長不願洗傷口，教我心中好發愁；今夜變臉硬下手，洗傷口還要把藥敷。（白）玉蘭，今天不管黨班長教洗不教洗，咱們非洗不可，再過幾天傷口越爛越大，怎麼得了。

玉（上來後就把燈放在桌子上）媽，地窖裏太小，不方便。

王 那咱們把他扶出來。

玉 好。

二人正在桌前檢查藥布等。

馮夾一包糧，摸着上，拍門。

王把燈一口吹滅，拉玉耳語，意思教把藥等藏了，玉藏藥等，王走向門前。

馮 玉蘭……玉蘭！

王 馮大媽？

馮 是哩，快開門。

玉聽到是馮大媽，把藥等放在桌上，點着燈。

王開門讓馮進來，關門。

馮（見藥等）你們預備做啥哩？

王 哎，馮大媽，你還不知道，教導員臨走的時候，給我千安

萬頓，教我給黨班長洗傷上藥，他硬不洗，真把人急死。

馮 黨班長的傷你要當個事哩，不管他願意不願意，硬給他洗，那怕他變臉，虎娃媽，他全靠我們活哩，你就把他當你的娃看。

王 是的，今天我跟玉蘭商量好，把他扶上來，硬給他洗，他不洗我不讓。

馮 他是個當兵的，年青人，直氣朗噪的，你跟他慢慢談閒話，談順了，再給他洗傷。

王 對。

馮 虎娃媽，這是大家送的糧。

王 馮大媽，山上幾天沒有尋吃的，他們受餓着呢？

馮 哎！這兩天村裏村外都有人明查暗訪，軍隊到處遊轉，山裏的人不敢來的，連咱們鄉上的指導員都告訴我，暫時不要找他，哎！不曉得要出什麼事哩！

王 他們外邊問上問不上？

馮 問不上，哎！你還不知道，城裏來了個大壞蛋，把咱們鄉上的人給苦啦，杜家藏的那兩個傷兵，教他們搜出來啦，一家人都死啦，他們見人就問鄉長，虎娃媽，你看着，我不得過去。

王 馮大媽我害怕，你要有個一長二短，那還了得。

馮 不怕，沒有事便罷，有了事，我一人頂着，那怕他們把我油鍋炸了，我也不會說一句實話的。

王 哎！祈天祈地，不敢出了啥事！

馮 （很嚴肅而沉痛地）虎娃媽，無事防有事哩，我給你叮嚀

幾句話，我娃臨走的時候，我說我不能做出對不起大家，對不起兒女的事，我要死了，你見了我娃，就說我是他的好媽媽，我死也不投降反動派，我做鬼都要跟上八路軍走，（說着哭了）教他不要想我，他好好跟上八路軍幹，我就是死了也心安啦……

王 馮大媽，不要緊，好人有天保佑哩。

馮 我的話，你要記住，你們快給黨班長洗傷，我就走啦。

王 馮大媽，再坐一會。

馮 哎！早一點回去好。

王開門聽了一下。

馮 （出門轉回身）虎娃媽，沒有事了，大人娃娃，不要出去，無故要小心，記着。

王 噢。

馮摸下。

王 哎！（唱二六）馮大媽真是好心地，但願他平安無事；今夜晚要把病人傷口洗，他再不洗我不依。（白）玉蘭，夜深啦，咱們把黨班長扶出來，先給他說閒話，慢慢的談順了，再給他洗傷。

王 好。（二人下）

第十三場 洗 傷

王、玉扶黨上。

黨 （唱二六）這幾日傷口好疼痛，地窖裏太窄小不能翻身；

出窖來只覺得精神興奮，王大嫂是我的救命恩人。

王（接唱）坐在這裏莫要動。

王（接唱）洗好傷口再不疼。（截）

王 黨班長你喝水不喝水？

黨 不想喝。

王 吃點東西？

黨 不想吃，哎！王大嫂，我看見你們也很困難，還要養活我們，真……

王 黨班長，你們的吃的，都是衆人送的，這裏的老百姓，都愛咱們八路軍，都等咱們八路軍來呢。

黨（很憤慨地）八路軍這樣的爲老百姓出力，國民黨反動派，竟然聯合日本漢奸軍隊，進攻我們，簡直不是中國人。

王 你現在不要生氣，好好的養病。

黨 我一想起反動派的壞事情，我心裏就冒火啦，他們欺負老百姓，他們把老百姓拉了去，跟趕羊一樣，趕出來欺侮老百姓。

王 就是的，我常想反動派的兵，爲什麼不明白世事，跟上他們做壞事。

黨 反動派的士兵，大半是好人，不能由自己，人家逼着呢，上邊不讓他們接近老百姓，只管講八路軍共產黨的壞話，連我從前都不滿意八路軍。

王 黨班長你從前還不是八路軍？

黨 王大嫂，從前我跟我兄弟兩個人，都在反動派軍隊裏當兵。

王 噢！那你怎麼到八路軍的？

黨 王大嫂，說起來，話就長啦，我家裏是窮莊稼漢，老大老媽我跟我兄弟——共四口人。抗戰以後，反動派把我弟兄兩個都抓了壯丁，把我們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受了幾年罪，去年春上，把我們調出來，打咱們八路軍，我帶花啦，八路的弟兄把我抬回去，就像親兄弟一樣，把我的病治好，我要求回家，他們還給我發路費，走到半路上，碰到家鄉逃難的熟人，他們說國民黨反動派在那裏徵糧攤款，拔壯丁，老百姓七死八活，我的爹爹媽媽……王大嫂，他們……他們都餓死了。（唱）（二六）我的爹娘把命喪，病床上呼叫親兒郎；老百姓犯了什麼罪，爲什麼一個一個逼得把命亡；細思想把人的心火冒上，轉回頭參加八路軍，誓死要爲人民幹一場；我兄弟占雄如今還在國民黨，但願得弟兄相逢拉他到這一方。

王 （接唱）聽你言來好慘傷，父母雙雙把命亡；咱窮人都要跟隨共產黨，打倒漢奸才能活。（白）黨班長，咱們都是可憐人，什麼時候，把日本鬼子都趕出去，把漢奸壞蛋都打倒，咱們就能過好日子。

黨 我就想跑到戰場上，見了漢奸反動派，打！打！可恨我這腿，不往好裏走。

王 你的腿要洗哩，再不敢就誤啦，教導員給我千安萬頓，給你洗傷，你爲啥總是不讓洗。

黨 哎，我（舉起兩隻發抖的手）的手老是發抖，不能洗麼！

王 黨班長，我給你洗。

黨 哎……

王 黨班長，我會洗哩。

黨 哎！王大嫂，（很難爲地，不好意思開口）……

王 我給你慢慢的洗，不教你受疼，走，我們扶你到後邊洗。

黨 哎！不洗，不洗。

王 黨班長，你又不是小娃娃不懂話，這是爲你哩，不是害你哩，走，快走。（扶黨）

黨（拒絕）不，我不洗，我不洗。

王 黨班長！

黨（有點生氣）不，不洗。

王 黨班長，你在戰場上連死都不怕，爲什麼今天連病都怕治哩。

黨 王大嫂，我不是怕治病。

王 明明你是怕治病，（態度很嚴肅地）不行，今天不洗不得過去，玉蘭，把他扶起來，走！

二人兩邊扶。

黨（拒絕）王大嫂，……

王 不行，走！

黨 你聽我說，……

王 沒說的，走！

黨（墜不動）哎，咱們這裏連一個男人都沒有麼！

王 哎！說了半天，你是爲不方便，黨班長，我說一句冒失話，你不要成惱，我四十幾歲的人啦，把你當我的兒女看，也能說得過去，不要計較這些，病要緊，命要緊！

黨（很感歎）噢，王大嫂！（呆視王）

王 我給你洗，噢。

黨 我沒娘啦，如今你就是我的娘？我要叫你王媽媽，你莫要嫌棄我！（唱）（二六）你待我如同親娘養，王媽媽真是好心腸；我的娘不幸把命喪，如今你是我的娘；我的腿好了拿起槍桿把前線上，打不倒漢奸走狗頑固分子，我絕不退下了戰場。

王（接唱）你如今莫把戰場想，平心靜氣好養傷；想吃想喝只管講，這裏有麵又有湯，來來來扶你到後邊去，（二人扶黨起）到後邊我給你好好的洗傷。（齊下）

第十四場 審 問

政（上唱二六）這幾日抽烟賭博把錢要，手裏不缺大洋花；奸軍奸黨要搞垮，真的假的一齊抓；假的抓來他害怕，金子銀子往出拿；真的抓來豈容他，一個一個都要殺；名利變求威風大，立功勞還能把財發。

一（上）（唱）（二六兩句截）白班長行事太胆大，賣了良心還敢誇。（白）報告政訓員，白班長太得不像話啦。

政 什麼事？

一 我今天出去調查了一下，這幾天他抓人打人，隨便放人，給他花錢的有幾十家，錢有五十萬，他才給你只報告二十五萬，你看這人胆大不胆大？

政 我們暫時不要多說話，現在是用人的時候，把事情搞好

了，他的錢還怕倒不出來嗎？

一 他還在人前自誇哩。

政 （高聲而嚴厲地）現在連一個字都不要提，心裏明白就對啦，是不是？

一 是。

白 （內喊）報告！

政 進來。

白 （上，進門，行禮）報告政訓員，我們把鄉長的母親搞出來啦。

政 （很高興地）那個教導員抓住沒有？

白 報告政訓員，是這樣的，在先問老百姓鄉長的地方，誰都不肯說，今天我把村裏的老婆子抓在一起，問她們那一個是鄉長的娘，誰都不說，真把我氣壞啦，我說你們不說，我就要把你們打一個爬不起來，她們還不說，我就打，連住打了三個，還要打第四個，後邊站出一個老婆子，教我不要打旁人，說她就是鄉長的娘。

政 哼！好厲害！教導員呢？

白 她說教導員跟八路軍走啦，到她家搜來搜去，櫃子裏有些白饅黑饅，幾布袋麵，再啥都沒有。

政 哼！那就是八路軍的糧。

白 我也是這樣想，問她啥都不說，問多了她還罵哩，我把她帶來啦。

政 好，給我拉到這裏來。

白 是！（向內喊）拉上來。

馮 （內叫尖板）（唱）事到臨頭胆放正，（被高一掌推出）
咬緊牙關橫了心，放大胆我把門來進，（進門，高亦隨
之）看他們把我（截）怎樣行。

政 你就是鄉長的母親？

馮 我娃是鄉長，衆人選的。

政 （冷笑）給共產黨當鄉長，還把你美的。

馮 給共產黨當鄉長，打日本救百姓，難道不如你們當漢奸？

政 混蛋！誰是漢奸？

馮 你們跟上日本鬼子，漢奸軍隊，欺侮老百姓，不是漢奸是
什麼？！

政 不准你說這些話！

白 不准你說話！

政 （又緩和一些）你的鄉長兒子在那裏？

馮 跟八路軍走啦。

政 哼！我再問你，你家裏是不是住過一個八路軍的教導員？

馮 住過。

政 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馮 跟他的軍隊走啦。

政 他不是在你家裏養病麼？

馮 養過。

政 那一天我們把此地四面包圍，他是一個病人，還能長上翅
膀飛了不成？

馮 他那一天走了我再莫見。

政 （灌米湯）老人家，你上年紀啦，還能活幾天，共產黨八

路軍是土匪，非消滅不可，那個教導員明知道你把他藏起來啦，你交給我們，我担保把你的兒子叫回來，給他找個好差事，弄幾個錢，你也享幾天老福，你說好不好？

馮 教導員我不知道，我的兒子跟八路軍，是一條正路，我不願意叫他當漢奸。

政 （又氣啦）我看你也是個共產黨。

馮 你說我是共產黨我就是共產黨。

政 你簡直不想活啦。

馮 我不想死，我要活着，把你們這夥狗漢奸看到死完。

政 混蛋！你倒是個厲害的，野驢子生馬都有辦法。

馮 （連說帶撲）你把我吃了。

白等 不准動！

政 真是一條老母狗！

馮 （連恨帶氣地撲上去）（但被白等拉着）你才是狗，你是狗漢奸……

白等 不准叫！

政 （拍桌）拉下去，給我吊起來！

馮 （恨）哎！

白等 （往下拉馮）走！

馮破口大罵，使力相拒，被白等推打下。

政 哼！（唱二六）共產黨真可怕，他把百姓手中拿；到下邊我要把她五刑打，教導員要從她身上抓。（下）

第十五場 派 孫

老 （焦急受餓，臉色不好看了，留神着上）（唱）（尖板）
風過山溝空中響，腹中無食日月長；村裏的漢奸走狗到處
有，不敢下山取食糧；牛娃餓得只管鬧，教導員心裏難爲
無主張，忙把牛娃一聲叫，勸他莫要鬧嚷嚷。（白）牛
娃！牛娃。

牛 （面黃肌瘦，雙手捧腹上）爺爺我肚子疼，我餓得要死。

老 （一手抱牛，一手撫牛頭）牛娃不要哭，你拎虎哥到前山
看去啦，也許他今天能把吃的帶回來。

牛 帶回來，那一天倒帶回來啦。

老 牛娃你不要叫，村裏有漢奸，他就不敢下去。

牛 那我們就要餓死，（連哭帶急地說）我們硬等着死……

老 牛娃你不要鬧。

牛 不要鬧，把人餓得……

老 （態度嚴肅地）牛娃，你不敢老不聽話，我把你叫出來，
就是有幾句話給你說，教導員是個病人，你在他跟前只管
哭，只管鬧，把你說都說不下，像個啥樣子，（又用勸說
的態度與口氣）教導員有病，你那麼樣教他心裏難過，我
在他面前不好意思說你，你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娃娃，怎麼
連一點道理都不懂。

（又用親愛地安慰口氣，撫牛）牛娃我娃再不要那樣，我
娃懂道理，聽爺的話，噢。

牛 爺爺我再不鬧啦。

老 噢，我娃是好的。

虎早就探頭探腦上，走到老、牛跟前。

虎 外爺。

老、牛都吃了一驚。

老 怎麼樣？

虎 不行，不得下去，莊裏莊外有軍隊轉着呢，咱們對過牛山上，好像還有人轉呢。

老 哎！總不能讓教導員今天吃不上一點東西。（低頭爲難）
拴虎，我是個老漢，我下山去。

虎 不行，你老人家是外邊來的生人，人家一見就注意啦。

老 哎，那你說怎麼辦……。

虎 我看見大人他們常擋住檢查呢，婆娘娃娃檢查的還少，牛娃許能下去。

老 嗯，你說牛娃能去？

虎 牛娃下去，多一半不要緊。

牛 爺爺我去。

老 你去？

牛 我去。

老 （把牛看了一陣）牛娃，你敢去？

牛 我敢去。

老 （咬牙下決心）好，我們不能眼看着餓死，牛娃，你去。

牛 對。（就走）

虎 （抓住牛，指着說）你從那個窪裏翻下去，繞那一條小

溝，小心，不要教人把你看見，快到大路的時候，留神，見沒有啥人，你就太模大樣進莊去。

牛 對。（走）

老 牛娃！

牛又轉回。

老 你拴虎哥的話，你要牢牢記好。

牛 我記下啦。

虎 那你快去，到家裏把吃的拿上就來，回到小溝裏再吃東西。

牛 對。（走）

老 牛娃！

牛又轉回。

老 （兩手抓定牛）牛娃，你聽我說，有人問你，你就說，你是外村人，到你姑母家去呢，要是出了岔子，牛娃，你死都不能說實話，你要說了實話，牛娃，爺爺我，爺爺我就不要你了！（唱）（緊攔頭一句轉二六扯帶板）你能平安取糧到，娃娃有了大功勞；假若下山遭了禍，寧肯死，牛娃，你不敢把實招。

牛 爺爺！（接唱）這些道理我知道，遭了禍決不把實招；不招死我一人了，招了大家命難逃。

老 （緊抱牛）（接唱）這句話兒講得好，牛娃，小孫孫呵……你趕快下山走一遭。（白）我娃是好的，去。

牛 好。（向前面兩邊注意着，作起伏爬跳動作下）

老、虎看牛下，不見了。

老 哎！（尖板）牛娃下山不見了，不由得年老人把心操？假若出了天大禍，田門從此斷根苗！我的年紀這樣老，爲什麼世事還是這樣糟；再把拎虎一聲叫，你下山迎接走一遭。（白）拎虎，我看教導員，你藏在溝裏等着，牛娃轉回，把娃接上山來。

虎 好。

二人分兩頭下。

第十六場 取 食

玉 （緊張上）（唱緊帶板）不好了不好了，馮大媽被人抓住了；家家流淚遭了禍，我見了媽媽（截）說根苗，媽！媽！

王 （驚惶上，開門。）什麼事！？

玉 媽，我馮大媽被人家抓走啦。

王 啊嚙……（唱）（帶板）老人家天長地久心腸好，（合場）那……那是馮大媽，馮大媽呵……爲什麼好人把難遭，越思越想不得了，我渾身上下似火燒。（難過地落坐）

玉擦淚立王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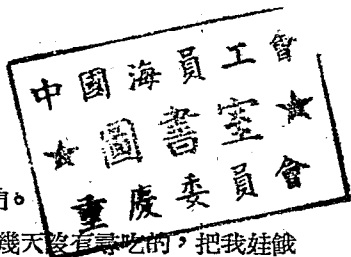
牛 （上唱二六）幸喜一路無人問，平平安安進了村；把糧取到真高興，叫聲玉蘭快開門。（白）玉蘭！（拍門）開門來。

玉 媽，牛娃回來啦。（馬上要開門去）

王拉住玉，再聽。

牛 玉蘭，快開門。

玉 是牛娃回來啦，（即忙上去開了門）牛娃。



牛進門。

玉向兩邊看了一下，進門，關門。

王（捉牛兩臂端詳）牛娃，你們幾天沒有尋吃的，把我娃餓壞了，教導員跟你爺爺不要緊吧？

牛 還不要緊。

王 我娃快吃些東西。

牛 姑，快把吃的給我，我就要去。

王 吃一點再走。

牛 不，山上急得等着呢。

王 也好，（給牛塞了一懷饅，又交牛一個麵布袋）這是我炒熟的麵。

牛 好，我就去，玉蘭，你出去看有人沒有？

玉（開門，向周圍看了一下，進門）沒有人。

牛 我就去。

王 牛娃，告訴他們，就說馮大媽叫人家抓走啦。

牛 嗯！

王 大家都要小心，你路上要留意，轉的走。

牛 對。（出門，很自然地向周圍看一下，下）

玉凝出門送。

王（拉住玉）不要出去，把門關了。

曹（上）（唱）（二六兩句截）八路軍待人真正好，這件事
情我代勞。（拍王門）

王、玉（驚惶）

曹（拍門）捨虎。

王 誰？

曹 虎娃娘的，我是老曹。

王 噢，曹大伯，你有啥事哩？

曹 （急得向周圍看）你把門開了。

王 （開門放進曹，出去向周圍看了一下，進門）你老人家有啥事呢？

曹 壞咧，壞咧，馮大媽出事啦，她前一天給我說，要是她出了事，教我給你們把這一包乾饅饅送來。（給王遞）

王 嗯？（猶豫不接）這是給誰的？……

曹 虎娃媽，你放心，這是馮大媽教我送的，我也不曉得啥，你收下。

王接過。

曹 哎！國民黨硬要把咱老百姓從天堂上拉到地獄裏。

王 （很和藹地說）老人家，再不敢白天來。

曹 嗯？

王 再不敢白天來。

曹 嗯，對的，今天前莊上的軍隊，把我擋住，檢查了一陣。

王 嗯！老人家，那你就不該送來麼！？

曹 不要緊，他們把我檢查以後，沒有說啥，就走啦，我看不緊。

王 哎，老人家，你快回去，不敢在這裏待。

曹 對。

王 （開門看了一下，放曹出去）老人家，快回去。

曹 噢……（下）

王（送曹下後，很着急地進門，關門）哎，（唱）（帶板）曹大伯年紀太的老，一不小心把禍招；趕快把地窖上邊收拾好，莫教旁人看破了。（白）玉蘭，不對啦，說不定曹大伯惹出事的，趕快把地窖上邊蓋好，防備有人搜咱們的家。

玉 媽，我害怕。

王 不要怕，咱們收拾一下，也許不要緊。

二人下。

第十七場 秘 議

雄與吳上。

雄（唱）（二六兩句截上句）這回咱們搞得好，

吳（接唱）抓住八路立功勞。

雄 你看，那一家一定藏八路着哩。

吳 嗯，我也看出來啦。

雄 那個老頭子，把饃藏在襖子底下，就不是好路數。

吳 他拍了幾次門才進去，裏邊那個婆娘出來進去向周圍看了幾回，一定有鬼。

雄（得意地）哎，吳四，你看怎麼樣，我說把他隨便放過去，咱們藏在後邊跟着看，你看妙不妙？

吳 你驢日的把白老五那一套學會咧。

雄 白老五狗日的『撩』了個紅，這一回咱們抓住八路軍，把他氣一氣。

吳 那驢日的是個龜子孫，咱們是好弟兄，要留心哩，那驢日的把老百姓不分好的壞的，隨便抓，隨便打，弄到錢他一個人花啦，這種人我恨透啦。

雄 白老五不是個好東西，我知道，不過老百姓，你不打，那些死都不說，你有啥辦法。

吳 我的意思是這樣，比方剛才這一家，咱們看出路子啦，明知道他有鬼，我們打也好，罵也好，白老五驢日的見人就打，就想弄錢。

雄 你說的對，咱們弄不明白，不要隨便欺負老百姓。

吳 哎，對的，咱們馬上搜那一家人去。

雄 不忙，咱們還是藏起來，一定還有人去他家哩。

吳 對，咱們藏起來等一下。

雄 好，走。

二人下。

第十八場 私 談

高、張上。

高 （唱）（二六兩句截上句）山前山後到處繞，

張 （接唱）百姓個個心內焦。

高 哎，老張，你看這轉來轉去，轉不出個名堂來麼。

張 啥叫個名堂；轉一轉就對啦。（說着坐下休息）

高 老張，你怎麼老是不高興？（也坐下）

張 有個啥高興的，日本鬼子沒投降的時候，人只等打倒日本

就好啦，如今日本投降啦，還要打仗，還跟上日本人打仗，咱們中國不曉得怎毬日鬼着呢，永沒有好的一天。

高 日本兵跟上咱們打仗，我心裏也不高興。

張 你看着，這是鴿子抱了個鶴子蛋，必定有後患。

高 政訓員說，世事教共產黨八路軍弄壞的。

張 我這幾天心裏老想八路軍一定不壞。

高 你說八路好？

張 你說咱們的隊伍好不好？

高 不好。

張 看咱們到這裏以後，把老百姓害成個啥樣子啦，我就看不過眼。

高 那你說八路有啥好？

張 有啥好，人要相哩，事要算哩，你看老百姓不要命的招護八路軍，那個鄉長的娘，政訓員把人家燒成那個樣子，人家連啥都不說，事情明擺着人家知道哩，就是不說。

高 那是她爲她的鄉長兒子。

張 那你說她鄉長兒子又爲誰哩？

高 毬，反正弄不清，我活了這麼大，就沒有見過好兵，如今我只有一個主意，弄幾個錢，回家，死都不當兵啦。

張 田樹高，錢要『賺』哩，弄來的不算，你的錢叫誰弄了，你高興不高興？

高 我現在把世事看透啦，啥叫好人，啥叫壞人，我看壞人偏偏就有辦法。

張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不到，你不要光看

他們眼前有辦法，要看他們活老活不老。

高 哎！快到我家啦，家裏老媽老大婆娘娃，不曉得窮成個啥樣子啦。

張 哎！我就不敢多想家，一想家，活的都想成死的啦。

高 反正我只要弄下幾個錢，開小差回家，再不虧人啦。

張 老弟我對你有點不滿意，白老五光會『綰溝子，舔屁股』，你爲啥跟他學哩。

高 活在人頭下，低頭不吃虧，誰倒肯跟誰跑呢，都是爲自己。

張 你還年青哩，看不到人家的心裏頭。

高 我……

張 （把高戳了一下）白老五來啦。

白 （上）（唱）（二六）走到處見人把臉變，幾句大話就是錢；上邊少報他沒見，下邊由我自安排。（截）

高 （起立）班長。

白 你們在這裏，查到什麼沒有？

高 沒有。

白 做這種事，要眼勤腿勤口勤，好比走路拾東西，你不留神你不看，那就拾不上的。（賊眼向四面照，忽然看見對過山溝的牛）唉！你們看。

高、張都向前看。

白 那個娃娃不對。

高 手裏提個白布袋。

白 一定會進溝的。

高 進去啦，進去啦。

白 哎，你們兩個從（指）這邊繞過去，我從（指）那邊繞過去，一定要把他抓住，這一回說不定能辦出大事哩，快走。

三人彎腰探腦地，分兩頭下。

第十九場 追 子

牛（上）（唱）（二六）一邊看一邊走，無是無非進了溝，先把饅饅吃幾口，喘一喘氣兒進後溝。（截）（從懷裏取饅饅吃，吃得很猛，咽着啦，咳一陣，一邊吃一邊向四面望，從來處發現有人，驚惶得不由得自言自語）有人！（拿起袋子急跑下）

白追過。

高、張追過，張勉強跑，表示應付。

虎東望西望上，猛然發現牛被人追，藏起來。

牛（內叫尖板）（唱）把我跑得難出氣，（急上）後邊有人緊相隨；我不走原路拐彎去，（倒折一個彎子）恨不得一步能轉回。（急下）

白（追上，向後喊）田樹高，田樹高，（內應：「哎！」）不要到那裏去，到這邊來。

高（追上，向後催叫）老張！快一點。

張慢步跑上。

二人追蹤白的路，轉彎子跑下。

第二十場 急 報

虎（從藏處轉出，向白追下處看一下）（唱）（緊帶板）牛娃今天不得了，三個人在他後邊跑；前邊那人把後邊叫，叫了幾聲田樹高；田樹高，田樹高，莫不是舅父他來了；一口氣忙往山上跑，（繞了一個圈子）見了爺爺（截）說根苗。（氣喘地）外爺，外爺……

老（驚惶急上）什麼事？

虎（氣喘得把話都吐不真）牛……牛娃提……提一個布袋，進……進了溝，後邊有……有三……三個人追……

老（大聲）噫！（抓住虎）

虎那……那三個裏有一……一個人叫田樹高。

老噫，有一個人叫田樹高。

虎是……是的。

老你聽得真？

虎聽得真。

老聽得準？

虎聽得準。

老（想了一下，很堅定地，一把將虎拉過，往虎來處跑）我去！

虎（拉住老）爺爺，你，……你小心。

老拴虎，你把教導員指出去另藏了，我就是這一條老命。

（急下）

虎向老下處望一陣，焦急地轉身下。

第二十一場 見 父

牛急跑上，白追上抓牛，牛躲閃，白跌倒，牛向後跑，被迎面來的高抱住，拉到前邊，張隨後才慢跑上，大家都氣喘一陣。

白 你到那裏去？

牛不語。

白 問你到那裏去？

牛 我回家去。

白 回家爲啥不走正路？

牛 走小路近麼。

白 哼！（把牛渾身上下搜，把饅扔了，把布袋踢了一腳）你拿這些吃的做啥？

牛 給我家裏拿的。

白 你家在那裏？

牛 離這裏十幾里路。

白 你住的村子叫個啥？

牛不知說什麼好。

白 叫個啥？

牛還不知說什麼好。

白 快說！

牛 （把自己老家說出來）田家莊。

白 哼！這裏什麼地方藏八路軍着呢，是不是？

牛 我不認得八路軍。

白 小孩子，你只管說，不要怕，你說了，我們給你錢。

牛 我不認得八路軍麼？

白 好孩子，你還傻着呢，說了好，說了給你錢，不說就要你的命。

牛 我啥都不知道，你叫我說啥哩。

白 你不要騙我，我曉得。

牛 你曉得，問我做啥呢？（說着轉身要走）

白 （一把抓過來）你還要調皮哩，告訴你，再不說，我就要打。

牛 打死我也不知道。

白 猛然就打了牛一鞭。

牛 噯喲！（鬻腰疼痛）

白 知道不知道？

牛 （氣得說）不知道。

白 再打一鞭

牛 （如前）不知道。

白 哼！把你倒沒辦法啦，（把鞭丟給高）給我結實打。

高 是。（拿起鞭）小孩子，你快說。

牛 我不知道。

高 你不說不得過去。

牛 我不知道，你叫我說啥呢。

白 結實打！

高 快說！

牛 不知道。

白 (對高生氣) 打!

高 (連打帶問) 你說不說?……

牛 (連罵帶叫) 老子不知道, 你把老子打死……

白 (氣壞啦, 從高手裏奪過鞭子, 亂打亂罵) 你罵, 你給我罵……

牛被打得爬下打滾, 罵着罵着無聲了。

白只管亂打。

張 (拉住白) 班長, 班長, 你小心把他打死。

白 (氣忿忿地) 哼! 教他狗日的再罵。

高 他不動啦, (摸頭) 頭還熱着呢。

張 他昏過去啦。

白 死不了!

猛聽得有人急步跑上, 三人舉槍, 緊張地嚴陣以待。

老猛撲上。

白、高、張 站住!

老 (站住) 嗯? (細看三人, 發現高) 嗯? (指) 你……你……

高 嗯? (槍鬆了手, 向前走)

老 你……你是樹高!?

高 嗯! 你是爹爹 (摔了槍, 走上去)

老 (雙手抓住高, 呆視周圍) 田樹高!

高 爹爹!

老 你學得好!?

高（哀求地）爹爹！

此後張表同情，白將高的槍收起，注意他父子的對話。

老 你叫他們拉走，日本鬼子來了，欺負死你的婆娘！

高 嗯！

老 哭死了你的老娘！

高 嗯！

老 八路軍來了，扶持老百姓過好日子，我問你，你們跟上漢奸鬼子欺負老百姓，嗯！？你們欺負老百姓！

高（哭）爹爹！

老 田樹高！（拉田）你睜開眼睛看，這就是我千辛萬苦替你抓養大的牛娃。（哭音）田樹高……！

高 啊喲！（跌倒，爬起，抱起牛娃）（唱）（帶板）我忙把牛娃連聲叫，（扯合場）我的牛娃，牛娃……啊……爸爸把你錯打了；牛娃牛娃你睜開眼你照一照，睜開眼你把爸爸瞧。（哭）牛娃，牛娃！

牛（唱）（傷寒調）一霎時只覺得頭昏暈，我渾身無力到處疼；（扯帶板）強打精神把眼瞪，

老（叫）牛娃！

高 牛娃！

牛（先看見老）（接唱）原來是爺爺面前迎。（繞）

老 牛娃！

牛 爺爺，你怎麼來的？

高 牛娃！

牛（轉過身見是高，怕得往老懷裏鑽）嗯！

高 牛娃，不要怕。

老 牛娃，他就是你的爸爸田樹高。

牛 噫？（看高）

老 他是你爸爸。

高 牛娃！（走近牛，擬抱）

牛 吓！（把高猛推過去）

高羞愧地低下頭哭。

牛 （唱）（尖板）我們幾年把你等，你做的這是啥事情；八路軍爲咱老百姓，（哭聲唱）你跟上漢奸算什麼人！？

高 哎，（叫拉錘子）我的牛娃！（又上去抱牛）

牛恨恨地又把高推過去。

高很難爲地。

老 牛娃。

牛 （哭着，但生氣地）我不要他！

高 （唱）（二六）牛娃聲聲把我問，他一句一句刺人心，上邊講話把我哄，自己人謀害自己人；（轉身）我把班長一聲請，聽我把話對你明；上邊的講話再沒信，咱不該謀害八路軍；今日此事多殘忍，救他們還要你費心。（往下跪）

白 （扶高）（唱）（二句兩句截）田樹高莫跪且立站，此事有我一人担。不要怕，有我。（走至老前）老人家，聽了你們的話，我也擁護八路軍，咱們想辦法把八路軍救出去，他們在那裏住着呢？

老 （不放心）老總，我不知道八路軍。

白 老人家，你不要多心，我跟田樹高是好朋友。

老 老總，我實在不知道。

白 老人家，我是一片好心，我要有什麼壞意，就不是娘老子養的。

老 老總，我知道你是好人。

白 那你就不應當不說。

老 老總，我……

高 （上前給老解圍，慢慢推過白）班長，他們大概不知道八路軍吧？

白 （傲慢陰毒地）哼！

老 班長，咱們都是老百姓，你們當兵的還不都是老百姓麼，咱們……

白 （猛抽出槍）不准動！

高、老退縮一團。

張也端起槍來，很擔心老等。

白 好不要臉，（指高）你馬上就給我變卦啦，今天把八路軍從你們身上搞不出來，我就不姓白啦。（向張）你釘好，那一個動一動就給我放倒。（從腰裏取出兩條繩，遞給張）先把田樹高縛起來，再把那老頭子縛起來。

張 （接過繩子，把槍插在皮帶裏，不太願意地走到田跟前）樹高？

高 班長！你把我們救一救！

白 不准說話，縛起來！

張 樹高！

高不動，不語。

張 班長，饒了他吧。

白 放屁！（一把把繩子嚮過來）你釘好！

張 是！（站立白後）

白 （向高）過來。

高不動。

白 （拉高，大聲地）過來。

高死墜不動。

白 （將繩掉在地上）哼！你想怎！你當把你倒沒辦法啦，再糊『擦此』，一槍就把你的腿打斷。（說着彎腰取繩）

張 （乘機上去，用槍頂白背，一手抓白頭）不准動！

白原樣不敢動。

張 把槍放下！

白 哎……老張……你……你不敢這樣……

張 槍放下！

白 你這人才是，這是做啥哩……

張 放下，再不放下，我就不客氣啦。

白 哎，老……

張 放下！

白只得放下。

高把槍取到手。

張 （把白原先拿高的槍也從皮帶取過來，一脚將白踢倒）什麼東西！

白 （爬起，向張走來）哎，老張……

張 不准動！你太沒有人性啦，誰好誰壞，今天還看不出來麼？我傷心得受不得啦，你怎忍心還要害人？

白 我是耍哩麼，你不要這樣，咱們商量着辦，你們怎樣，我就怎樣。（說着往張跟前走）

張 （把白推了一掌）站遠點！

高 把狗日的捆起來。

老 對！（把繩子拿起）

張 老人家，暫時不要捆，捆起來路上教人看見不方便。老人家，你們住的地方在那裏？

老 不遠，從這裏上去，轉一個彎子就到啦。

張 白老五，你要規規矩矩跟我們走，有一點不對，我就要把你放倒。

白 老張哥，你把我放了，我再做壞事，（自己打自己耳光）我就不是娘老子養的。

張 哼！又來這一套。

白 老張哥，我……

張 不准說話！（向高）田樹高，你在後邊走，留神！老人家，你們兩個前邊引路，趕快到你們那裏去。

老 對！（夾起麵布袋，拖牛前邊下）

張 （向白）走！

白 老張……

張 不准說話，走！

白 担驚害怕地眼不離槍倒退。

張 轉過去，隨隨便便走！

白轉過去，又不放心，轉過來看槍。

張（大聲地）轉過去，隨隨便便走！

白轉過去，灰溜溜地下。

高向周圍注意地隨下。

第二十二場 會 兄

王上，玉隨之。

王（唱）（二六）心慌慌只覺得常有危險，風一吹草一動胆戰心寒；不想吃不想喝愁眉難展，活一天就如同過了一年。（截）

玉 媽，咱們光吃稀飯，我餓啦，給我吃一個饅。

此時雄、吳暗上偷聽。

王 咱們有湯就行啦，饅給他們留下。

雄、吳互相點頭示意。

玉 不，給我吃一個。

王 好娃哩，一個饅要當一個饅呢，教導員、黨班長，你爺爺他們五個人呢。

雄、吳表示這一下弄美啦。

雄低低拍門。

王、玉驚。

雄（低聲）開門來。

王 誰？

雄 我是送糧的。

王 你是誰？

雄 你開了門就知道啦。

王 担心而猶豫的。

雄 快開門，小心人家看見了。

王 把門開了，一見是軍隊，大驚。

王 怕得大聲尖叫。

雄、吳 （舉槍）不准叫！

王、玉縮成一團，不敢動。

雄 （向吳）把門關了。

吳 關了門。

雄 （向吳）前後搜，看人在那裏藏着。

吳 是，（在前台搜了一陣，又進後台一會出來）沒有藏人的地方，屋裏爛饅頭布袋不少。

雄 哼！（向王）我們什麼都知道啦，你說老實話，八路軍在那裏藏着？

王 老總，我們這裏沒有八路軍。

雄 你們這裏有八路軍的糧，有個教導員哈班長幾個人呢，我們一清二楚，不得過去，快說！

王 我們實在不曉得，你們不要聽旁人胡說。

吳 我們是聽你說的。

雄 老婆子，你再不說我就不客氣啦。

王 不知道麼，教我說啥呢？

雄 哼！

吳 （一把將王拉住）女娃子，你說！

玉（害怕地）我沒見八路軍。

吳 你不說我就要打死你！

玉 我……我沒見麼。

王 老總，你們學個好，不要打我娃，我們實在不知道。

雄（向王）告訴你，再不說，我非打死你不可。

吳（向玉）你不說，我們就要把你娘打死！

雄（一把抓過王，向玉）你看，你不說，我就要打死她！（說着作槍打勢）

玉（很怕打死她娘，撲上護之）媽！

吳（拉住玉）你快說！

雄（向玉）你說不說？（如前）

玉（如前）媽！

吳（如前）說！

王 老總，她沒見八路軍，她什麼也不知道。

雄 不准你說話！

吳 你快說！

玉 你……你們不要打我媽。

吳 你說了就不打，你不說非打死她不可，快說！

玉猶豫。

王（大聲止玉）你什麼都不知道！

雄（一脚踢倒王）打死你這個老傢伙！

玉（如前，更大叫）媽！

吳（如前）快說，不說你娘就要死！

雄 快說！

玉 他……他……

王（掙扎跳起來）你敢說！

雄（將王扣倒，一腿踏王背）不准你說！（向玉）快說！

吳 快說！

玉 他……

王（在地下掙扎）嗯！

雄 不准動！（向玉）你看，再不說，我一槍就打死她。

吳（更迫）說！

玉 他……他在後院，柴……柴堆下邊。

王（拚命想掙扎起來）嗯！

雄（又以手壓王頭）不准動！

吳 柴堆下邊什麼地方？快說！

雄 說！

玉 地……地窖裏。

吳、雄（高興地，放開二人）這就不打啦……

王恨得把玉一把抓過來，死咬玉臂。

玉（大聲驚叫）媽……！

雄、吳亂喊，往開撕，王死不放，好容易撕開啦，王又要抓玉。

雄（用槍柄在王頭猛打一下）混蛋！

王 噯喲（昏倒）

玉（大哭）媽！（撲向王身）

雄（大聲）不准叫！

玉停住聲，啜泣。

雄（向吳）看去！（監視王、王）

吳 是，（下去隨即將黨推出）只有一個人。

黨氣洶洶地坐在地上，低頭不語。

雄（走至黨前看了一會）哼！你躲了個美。（說着用手搬起黨頭）

黨（從聲音裏已有感觸，一看）嗯！（猛然一跳起來，雙手抓雄）

雄 嗯！（乘勢雙手扶黨起）

吳（以為黨要拚命，一手抓黨，一手示槍）你想怎？

黨逼視雄。

雄 嗯？（注視黨）

黨 你……你是占雄？

雄（哭）你是哥哥！

吳 嗯？（連快把槍插入皮帶，扶黨）

黨（看雄，吳向周圍審視，見王倒地）嗯！（把雄用力一抓）你……你……（看王，看雄，急得發抖，右手顫指雄）

雄（知道自己做壞了，哀求的聲音）哥哥……！

黨恨得想一掌推倒雄。

雄躲閃。

黨一掌連身倒地。

吳往起扶黨。

雄（扶黨哀求）哥哥……！

黨（被扶起，在尖板銅器中，用力抓住雄，顫的好一陣說不

出話來)(唱)(尖板)我……我一見占雄咬牙恨，你……你如今變成了什麼人；八路軍將我的傷養好，同志們如同親弟兄；國民黨到處要人的命，咱爹娘活活的餓死在家中；他們一心害百姓，為報仇，我參加了八路軍；這一次打仗又帶彩，王媽媽(指王)她……她待我如同親兒親娘生；反動派他把良心喪，你們做的是啥事情；咱們都是老百姓，為什麼跟上仇人害自己人；我這裏忙把王媽媽喚，
(扯合場)王媽媽……

雄 (接唱)王媽媽……

黨 呵……(截)叫醒了王媽媽細說分明。(黨、玉叫王一陣不應)

黨 (見王不應，恨得將雄猛一抓)黨占雄，今天王媽媽活不了，我非打死你不可！

玉 (連說帶哭，撲上咬雄臂)我要我媽哩！

雄 哎喲！(疼痛護臂)

吳 (扶着黨喊)唉……小妹妹，不敢……

黨 咬！咬！

雄 老吳，你教她咬，她應當咬，(手摸玉頭傷心地)小妹妹你咬，你咬……！

王 哼出聲來。

黨 噢，王媽媽過來啦。

玉 (才把雄丟開)媽！(撲玉身哭叫)(大家將玉扶坐椅上，叫，雄跪王前)

王 (唱)(傷寒調)昏昏沉沉一夢中，忽聽得耳邊有人聲；

我這裏咬牙把玉蘭恨，（繞）（呆瞪）（衆人在兩旁叫，先看見玉，恨得抓玉）

玉（怕得連躲帶叫）媽！

黨 王媽媽！

王轉過看見黨，奇異呆視。

黨 王媽媽，我兄弟來啦！

雄 王媽媽！

王（低頭見雄，怕得一躲）嗯！

黨 王媽媽，他就是我兄弟黨占雄。

王 嗯？（看雄）

雄 王媽媽，（哀求）我錯了！我錯了！

王雙手捉雄雙臂審視。

雄 王媽媽，我是黨占雄。

王 哎！（接唱）用手兒攙起黨占雄；八路軍趕走了，（換二六）日本鬼，他是咱百姓的大恩人；（向雄、吳）你們都是好百姓，自己人苦害自己人；鬼子、漢奸，人人恨，難道說你們不長心；你的兄掛彩傷很重，大家救他活命存。

雄（接唱）國民黨把我往壞路引，今日此事好傷心；（向黨）他們說八路軍把你活埋喪了命，

吳（接唱）他們說共產黨殺人放火不是人；

雄（接唱）今日此事明如鏡，

吳（接唱）（截）設法救你好長兄。

雄 老吳哥，咱們是好朋友，再不能跟壞人做壞事啦。

吳 占雄，我現在明白啦，咱們都是老百姓，誰家裏沒有父母

兄弟，我們還是自己人害自己人。

黨 對，好兄弟，你說的對，我們要跟八路軍，替老百姓幹事。

吳 對，我們都跟八路軍走！

雄 對。

吳 （向雄）今天還好，沒有給他們報告，趕快要想法子把你哥哥救出去。

雄 哥哥，還有教導員在那裏？

黨 他們在山後邊藏着，想辦法給他們送吃的，他們受餓着呢。

雄 對，我們可以送去。

黨 你們送吃的，再跟教導員把情況報告了，想辦法把反動派消滅了。

雄 對，旁人不旁人，政訓員、白老五，非把狗日的打死不可。

吳 要趕快想辦法，政訓員、白老五不是好東西，這地方藏不住。

雄 那咱們就去。

黨 把糧帶着，小妹妹引路。

王將布袋，饑放出來。

雄、吳擬提着走。

黨 裝在懷裏。

雄、吳將饑裝滿兩筐。

雄 小妹妹，你前邊引路。

玉出門先走。

雄、吳要出門。

黨 留神，細心一點。

雄 不要緊，誰也注意不到我們頭上。

二人出門隨玉下。

王 （把門關了，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噯喲，這就好。

黨 王媽媽，教你受屈啦。

王 不要緊，也難怪，他們不明白麼。

黨 （很氣憤地）反動派不曉得把多少好人逼到壞路上啦。（憤憤異常）

王 你還是到地窖裏息養，不要生氣。（扶黨）走！（二人下）

第二十三場 誤 會

老探望着上，牛偷偷地也在老後邊上，走起路還表示有的地方疼痛，老正向前遙望，牛也向前遙望，站不穩撞了老。

老 （吃了一驚，猛轉身）誰？

牛 我。

老 你出來做啥哩，好好睡去，小心病了。

牛 我睡不住。

老 你就常不聽話。

牛 爺爺，我爸爸呢？

老 教導員寫了一封信，你爸爸跟你張三叔帶你拴虎哥往外邊送信去啦。八路軍會來救我們的。（說着向前望，見有人

影，順手拉牛藏起來）

高、張上、四面張望。

老 樹高！

高 你們在這裏。

老 拴虎把信送出去沒有？

老、高談話時，張向下場門瞭哨着。

高 出去啦，八路軍、民兵，已經到這周圍活動着呢，拴虎剛過了封鎖線，就碰上這裏的鄉長啦。

老 （興奮地）噢，見鄉長啦！

高 鄉長把我們都叫去談了一下，這一帶的老百姓要請八路軍把日本鬼、反動派趕走，城裏亂啦，這裏我們的軍隊也不願意打內戰，隊長今天晚上就來哩，我們回去準備裏應外合，美美的幹一下呢。

老 噢，隊長今晚就來，你們今天晚上就動手？

高 是的，爹爹！這是隊長給教導員的信。（交老）

老 好，這就好啦。

牛 （撲向高）爸爸，你給我一枝槍，我也要打漢奸呢。

高 對！（抱牛）給你弄一枝槍。

牛高興。

張 （發現溝裏的情況）躲起來！躲起來！（走到大家跟前）事情不妙。

老、高 什麼事？

張 溝裏黨占雄、吳四，帶一個小女孩往這裏走。

高 糟糕！

老 壞咧！壞咧！女孩子一定是玉蘭，黨班長出事啦，這裏也露風啦，這……

張 老人家，不要急，我們到前邊假裝也是搜山的，給他們一個猛下手，把槍收了，就有辦法，你們快回去，不要亂跑。

老 好，就這麼辦，你們要小心。

張、高 不怕！

老 好。（拖牛下）

高 他們一定知道地方，咱們讓他們前邊走，後邊好下手。

張 對！

二人下。

玉在前，雄、吳隨後，張望着上，到台中。

雄 （轉身向吳）哎，老吳，我越想越不對，剛才我的確看見山上有個穿軍衣的人，搵了一下不見啦。

吳 也許白老五他們搜山哩。

雄 要是他們在上邊，咱們要想辦法，把狗日的弄了。

吳 對，給狗日的一個冷不防，槍收了，打死，摔在溝裏去。

雄 對。

玉 我害怕哩。

雄 你不要怕，有我們哩，你就說你是給我們引路的，我們有辦法。

玉 不，我害怕哩。

雄 他們心裏不防願，我們會把他拿住的，你怕啥哩。

吳 不怕，你只管走。

雄 不怕，走。

玉很胆怯地前邊走，繞一圈到下場門。

玉看見高等，尖聲一叫，往回跑。

高、張 （舉槍上）做啥的？

雄、吳 （亦舉槍）什麼人？

四人對看，大笑，各說『原來是你們』，收了槍。

雄 你們不要嚇唬這小孩子，她是給我們引路的。

高 噢，你們尋出路子啦。

雄 這娃知道八路軍的地方，你們是不是也知道啦？

張 我們在下邊看見山上有個人，上山來找了半天，啥都沒有。

高 你們知道了就好，抓幾個八路軍，我們也要分一份賞哩。

雄 當然麼，大家都有份。

高 （向女）小孩子，你在前邊引路，咱們就走。

張 走，副班長，你們前邊走。

雄 走？

張 走。

雄 毬，忙啥哩，我們剛上了一架山，憩一憩再走，反正，甕裏的驚跑不了。

吳 對，憩一憩再走。

說着雄、吳蹲下去。

高看張。

張 咱們也跑了一陣子啦，憩一憩，遲早是一樣，尤量他們跑不了。

高 對，憩一憩。

四人都蹲下。

雄 搞了這麼好幾天，今天才算弄出來啦。

高、張 還是副班長有辦法。

雄 告訴你們，這一回咱們能得一份大賞呢。

高 副班長，可不要忘了我們。

雄 那是自然麼，（隨便起立）這山挨毬的，高的太呢；（向下場門望）唉，前邊好像有個人。

其他三人都起立，向下場門望。

高、張 在那裏？

雄 （扯長聲音，示意吳）就在那個山崩後邊……（說着，與吳以槍釘高、張背）交槍！

高、張 嗯？！（擻轉身）

雄、吳 不准動！

高、張不敢動。

高 副班長，你不要開玩笑。

雄 誰給你開玩笑，把槍放下！

吳 把槍放下！

張 咱們都是自己人麼，你們這是啥意思？

雄 啥意思，回頭再說，槍放下！

吳 槍放下！

高 黨占雄，咱們……

雄 不准說話，放下！

吳 放下！

雄、吳 放下！

高、張放下槍，雄、吳一人收一枝。

雄 站過去！

高、張 （站過一旁）

高 副班長，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做壞事？

吳 告訴你，現在我們明白啦，你們才是做壞事的。

高 咱們都是可憐人，爲什麼自己害自己？……

雄 不准說話！（向吳）這裏不能待，到那裏再說，（向玉）
小妹妹，你在前邊引路。

玉 對。（走下）

雄、吳 （以槍釘住張）走！前邊走！

高 （轉過身）黨占雄，你們……

雄 不准說話，走！

雄、吳各推高、張一掌，衆齊下，隨即又上。

玉 （在前邊，走到下場門處，看了一下，轉身）黨班長，他們就在這裏邊。（指下場門）

雄 （向吳）教他們站遠一點，你釘好。

吳 是！站過來！（把高、張釘在上場門前）

雄 小妹妹，你叫他們出來一個人。

玉 （高喊叫）外爺！（不應）外爺！（不應）牛娃！（不應）
（更高聲地）牛娃！（不應）

雄 你說我們是好人，送吃的來的，不要害怕。

玉 外爺，你們不要害怕，我們是好人，給你們送吃的來的，
（不應）（急）外爺，你出來我給你說麼，他們是好人，

（不應）（更急地，有點生氣）外爺，外爺……

雄 小妹妹，你進去，跟他們細細地談，他們不放心，快進去。

玉慢慢地，嘟嚕着嘴往下場門走，快到門跟前。

老 （大喊一聲）滾蛋！（一脚踢玉）

玉尖叫一聲，幾乎跌倒，被雄扶住。

老 （握手榴彈，氣勢汹汹，怒髮衝冠，向雄）告訴你們，裏邊的槍瞄準着呢，那一個動一下就不得活。

雄 老人家，我們不是害你們的，我們是給你們送吃的來的，我們是好人。

老 你們是漢奸，你們是狗。

雄 （擬上前分解）老人家……

老 不准你動！（作摔彈勢）

玉 （急）外爺，你不要，他是好人，他是黨班長的兄弟。

雄 老人家，我叫黨占雄，黨占魁是我哥哥。

高、張 （這才明白啦，高興地往上走）噢……

吳 不准動！

雄 （也釘之）不准動！

老 （一見高等如此，跳到中間）這你們就是好人，噯！你們這就是好人……

玉 外爺！你不要……

老 （舉起手榴彈打玉）壞種！

玉躲過。

高 爹爹，不要鬧，（指雄）他叫黨占雄，他有個哥哥，叫黨

占魁。

老 嗯？（端詳雄）

高 副班長，他是我的父親。

雄 嗯？老人家，（指高）他是……？

老 他是我的兒子。

雄、吳 （又喜歡又好笑）哎……這倒弄了一回啥事情，對不起，對不起……（把槍都交給高、張）

四個人親熱地談笑謙虛一番，老喜歡得很。

高 占雄，我們把白老五狗日的，四蹄四抓捆着呢。

雄 噢，把驢日的拿住啦！

高、張 拿住啦。

雄 這一下就好啦，咱們幾個人一條心，跟上八路軍走，回去想辦法，弄他個熱火朝天。

高、張、吳 對，美美的搞一下。

雄 老人家，我們上山一來送糧，二來請教導員想辦法……

教在內喊：『這就好，這就好，……』被牛扶上，二人喜眉樂眼地。

老 （高興地聲調）教導員！

玉 教導員！（親熱地撲上去）

雄 （喊）敬禮！

四人注視教，嚴肅地敬禮。

教 （愉快地向大家點頭）好，好！

雄 禮畢。

教 你們都是好的，我們大家都是老百姓，應當給老百姓幹

事，現在咱們中國人民，都希望和平民主！我們要打倒進行內戰的壞傢伙，保衛和平！

衆 是！

教 反動派聯合日本漢奸，把百姓欺負得太不像話啦，城裏鄉外的老百姓，要求八路軍趕走他們，今天晚上民兵進攻縣城，隊長要收復這個地方。

衆 好！

教 你們連裏的士兵，大半不願打內戰，你們趕快回去，保護馮大媽，黨班長他們的安全，聯合反對內戰的弟兄們，單等隊長進村，來一個裏應外合，要勇敢，要堅定！

衆 是！

教 本來咱們應當多談一下，天黑啦，你們馬上要回去，記着，沉着！堅定！精細！勇敢！

雄 敬禮！

教 （點頭）好，快去！

雄帶上衆，氣昂昂地下。

老 咱們也收拾一下。

教 好。

三人愉快地下。

第二十四場 反 攻

虎與鄉各持長槍，彎腰上，下去，隊持短槍警惕留神地上，拍槍三下，甲、乙、丙、丁隨上，隊指揮他們臥下，虎、鄉又上，

拍槍三下，隊還拍三下，虎走近隊耳語，互相耳語幾遍，隊長招衆人立兩邊，隊給第一人耳語，他們相繼耳語傳達下去，隊長揮手，衆分兩邊下，隊隨一邊下。

此場如果人多，還可以多上幾個民兵，那就更好一些。

第二十五場 捉 奸

政上，一隨其後。

政（唱）（二六）這幾日風聲不大好，士兵們軍心都動搖；
城內不見開兵到，不由叫人把心操。（截）（看一下天色）
這時候啦，怎麼白老五他們還不回來。

一 白老五有的是錢，嫖窩子要賭博，啥事都幹哩，常常半夜三更才回來呢。

雄在內喊：『報告！』

政 進來。

雄等四人進門立兩旁。

政 怎麼不見白老五，他那裏去啦？

雄 他常到外邊浪哩，我們不曉得。

政 今天調查出什麼線索沒有？

雄 沒有。

政 哼！好幾天啦，還是個沒有，都是飯桶！

連在內緊急地叫：『政訓員！政訓員！』

政 噫！（慌忙迎出）

連（慌張上見政）政訓員，不對啦，不對啦。

政 （把連拉進門）什麼事？

連 咱們派給城裏送信的人，反回來啦，城裏亂啦，不曉得有多少民兵把城包圍啦，咱們這周圍的老百姓也不對啦。

政 嗯！陳連長！你要趕快佈置軍隊！

連 哎！我的命令吃不開啦，第三排吵得要和平，不打內戰；二排排長向我提出共產黨八路軍不是土匪，你說我……我怎麼辦！

政 陳連長！你太沒有出息，這事情還能容讓，下決心！教第一排把他們的槍收了，槍斃幾個重要的人。

連 哎！政訓員，我們簡直是紙老虎，當兵的都不可靠，都不願意打八路軍，你說我……

政 （大聲嚴肅地）不要往下說啦，再遲幾分鐘，我們就沒有命啦，咱們把這些人帶上，立刻收他們的槍，（向衆）走！

二 （在內急喊：『陳連長，陳連長！……』慌張跑上，進門）
陳……陳連長……快……

政 你慢慢地說。（生氣地）

連 你……你慢……慢慢說。（急）

二 三……三……三排跟二……二排把……把……一排的槍……槍收啦。

政、連 （大驚）嗯！

二 八……八路軍民……民兵也……也進莊啦！

連 嗯！八……八……八……

政 （把連擊了一掌）不說閒話；（向雄）把後房那個老婆子打死，咱們馬上打出去！

說着，擬拉槍走。

雄等互相早用眼色表示會意。

雄（釘訓）
張（釘連）
高（釘一）
吳（釘二）

} 不准動！

雄 把槍收了！捆起來！

四人把每人的槍收了，把政、連捆起來，然後把四個集中在一堆。

政（向雄）這是什麼意思？

雄 什麼意思，告訴你，我們不願意做壞事，不願意打內戰，我們要和平。

連 占……占雄，你……

雄 不准說話！（向張、吳）你們釘好。

張、吳 是！

雄（向高）樹高，咱們揹鄉長的娘去。

高 好。

雄、高下。

政轉過身想說話。

張、吳 不准動！

政瞪視。

張、吳 掉過去！

政掉過去，低頭。

雄、高扶馮上。

馮 (臉手都有被燒打的黑焦與血跡) 把我殺了，你們是狗漢奸，你們不是中國人，你們把我殺了，我們兒子，八路軍，不會饒你們的……

雄 老人家，我們是好人。

馮 你們是漢奸，你們是狗！

雄、高把馮扶到政、連等面前。

雄 老人家，你看我們把壞人都捆起來啦。

馮 你們不是人，你們是狗，你們…… (果真看見把政等捆起來啦) 噢！你們也明白啦。

雄 老人家，我們明白啦。

馮 好，我們都是老百姓，我們都是一家人，(慢慢地走至政前，咬牙切齒地) 你把鬼眼睛睜大看一看，我還活着，我要看着你死，呸！狗漢奸！(撲上抓咬政)

政 啊啣…… (掙扎疼痛)

忽聽有萬人奔騰的脚步聲。

衆 什麼事，什麼事？

馮 停了口。

雄 不要慌！

衆 靜聽。

脚步声稍停，聽隊長喊：『裏邊有人麼？交槍！』衆：『交槍！』

高 大概是八路軍來啦，我去。(撥出門)

雄 不要去，弄清楚再說。

內鄉喊：『裏邊有人麼，交槍！』衆：『交槍！』『交槍！』

馮（興奮地）我娃來啦，我娃來啦。

高 噢，鄉長來啦。

雄 你叫。

高 鄉長！

鄉在內：『嗯！』

高 鄉長！

鄉在內：『你是田樹高？』

高 是的。

鄉：『怎麼樣？』

高 把驢日的『跌』住啦，你們快來。

鄉：『好』，鄉、隊、兵甲上。

鄉（在最前邊，進門叫）媽！（進門）媽！

馮 噢（又是喜又是悲，撫鄉）德娃！……

隊進門。

雄（喊）敬禮！

隊（把政訓員等看了一眼，向大家點頭，見馮，連忙上去）

馮大媽！

馮 隊長，你們來得好，大家等着你們！

隊 馮大媽，你老人家是好的，我們外邊都知道。

鄉 隊長，你看把我媽打成個啥樣子啦。（說着恨恨地向政）

唉……我把你狗日的！

撲上去打政兩個耳光，擬扯倒撲一頓。

隊（用力把鄉拉開）鄉長，現在不要理，等到大會上跟他算

賬。

鄉 （氣難平）哼！（扶馮）

隊 （看政、連等，向連）陳連長，我知道你是人家迫着你打內戰的……（說着親手把連的繩解了）（向大家）大家都是好的，我們現在完全勝利啦，你們這一連人都不願意打內戰，跟八路軍成了好朋友。

衆 好！

隊 得到可靠的消息，民兵已經打進城去啦。

衆 （更興奮地）好！

隊 教導員他們都進莊啦，我們要在王大嫂門前開大會，來，我指馮大媽。（說着就要指）

鄉 隊長，我指。

隊 不，馮大媽是你的母親，也是八路軍的母親，今天我一定要指。（說着把馮指起來，向大家）（指政）押到大會上
去！

出門下，鄉在後扶馮。

雄等 走！（把政推、打、罵，緊張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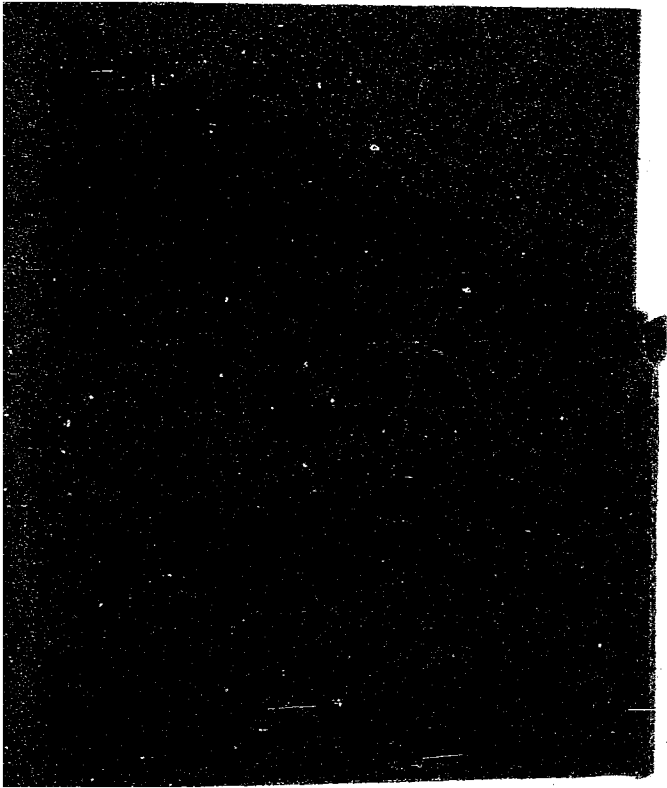
（全劇完）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脫稿於延安

~~000028~~

44817





書號 0132

4

16

240
基本定價 8.00



保衛和平

(又名『一家人』)

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版

• 編輯者 •

中國人民文藝藝術社

劇作者 馬 健 翎

出版者 新華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

印刷者 文明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三三七弄

1-5000(滬) 0132

有 • 版 • 權

